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 陸嵩菴 兩先生鑒定

論語、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

論語卷之三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夫子誅季氏之僭以正名分正言聳動使自生其懼重忍字是可忍句孰字就輕者言○凡強臣僭竊肆然無忌皆因良心滅絕忍心害理所致故欲杜其僭竊者莫若動其良心庶可知所警懼季氏僭竊向猶未敢僭及天子禮樂至桓子公然以八佾舞於家廟之庭名分倒置極矣孔子親見其事而欲警之因謂臣子不敢干名犯分者不特懼爲法所不容亦必其心有惻然不安之處今如是大典也尚可肆無忌憚恬然安意而忍爲之則凡適己自便欺上剝下之事孰不可視之蔑如恬然安意而忍爲之也人孰無良心彼何滅絕至是乎夫子此言季氏聞之當自生其懼矣

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此夫子譏三家之僭以維名分冷言喚醒使自笑其愚重取字三家之堂對針辟公天子不必說出陪臣大夫失含蓄口氣○凡強臣僭竊固是不仁而忍亦實因愚昧所致不知妄作可惡實可憐故有心者正言誅之不若婉言醒之昔周天子祭文王廟歌雍詩以徹饌若大夫則祭都宮而歌采蘋今魯不過三家者而亦歌雍以徹冒昧僭竊極矣夫子姑就其愚而婉諷之曰凡祭之一禮一樂先王制之以爲用皆有取義存乎其間如雍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
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
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
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

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蓋天子之廟有取於辟公而歌辟公有取於天子而歌天子今三家之堂耳並無辟公與天子則亦奚取於辟公奚取於天子而相與歌之也於義無謂而誣妄至此不亦貽人嗤笑乎夫子此言三家聞之當自笑其愚矣

此章重爲不仁者警以見欲用禮樂不得襲取於外仁字斷主人心言此禮樂單以文言仁則禮樂之本也○子曰禮樂斯須不去固人所不可廢然而有文以行於外必有本以先存乎內則仁是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能不失此心之仁則其心常依理而行必不敢放肆見之儀文自有條有

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禮樂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理而爲有本之禮成個禮體矣必不敢乖戾見之聲容自終和且平而爲有本之樂成個樂意矣亦何有不能用禮樂者哉而何今之用禮樂者皆不仁之甚也夫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非僻之心放逸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於是循習禮文必顛倒錯亂卽不然亦僅威儀玉帛之虛文耳不足言禮是禮不爲之用也其如此禮何人而不仁則其平日盡是淫邪之氣乖戾不和而樂之本先喪矣於是張設樂具必流湎宕佚卽不然亦僅鏗鏘舞蹈之虛器耳不足言樂是樂不爲之用也其如此樂何仁不仁之係於禮樂如此用禮樂者其可襲取於外而不端其本哉

此章明禮之近本者以維世也本字通章之主以本初言非以根本言禮之根本乃忠信之心卽上章仁字也此未可名爲文質故非特奢易非本卽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

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末儉戚乃本始之本特末中之本也蓋體用對言則體爲本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爲本註中全體之體是體段非本體也第三節首禮字兼吉凶言喪特凶禮之一而文勢則兩平○先王制禮有本始有後起本始宜崇尚而後起不可紛滋也魯人林放見世人行禮專事繁文疑其爲後人流弊而非制禮之初意故一日以禮之本爲問夫子曰禮之本始舉世無過而問焉者矣與世浮沉禮意蕩然而吾子忽有志乎此此一問也誠留心時弊有志救世之言也上以追行先王之教化下以維持今世之風俗所係豈不大哉其本何在禮貴得中不可徒競於文又不可獨過於質而原其本始則固未有文而先有質者也而今世之行禮者皆以儉樸爲恥惟有奢而已矣不知禮之初起何有華靡度數儀文原是簡樸的夫當儉者儉不當儉者亦非可以概儉而奢則純是浮僞之具儉

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飮食故汙尊而抔飮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吳氏曰亾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

則猶近眞實之心是儉亦制禮本初之遺意也故與其奢也寧儉今之居喪者皆無哀戚之誠惟有易而已矣不知人當大故自應哀戚擗踊哭泣原是後來增飾的夫戚不可少而過戚亦恐其滅性但易則若有樂喪之意戚方得伸自盡之情是戚亦制禮本初之遺意也故與其易也寧戚由奢易而反之儉戚庶幾可以漸進於禮之中此則救時復古之善道也子之告林放者如此人亦可思聖人大之之意而知所返矣

此借夷狄以深警中國之下僭上也亾字就心上說○夫子見當時上下陵夷不知君臣之分故嘆傷之曰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名分定而上下正也自今觀之彼夷狄之國尚且知奉有君長以統率之不似吾諸夏之臣其心藐視其上肆然僭竊反亾上下之分也世亂若此亦甚矣哉

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亾非實亾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

此章救季氏之僭以正名分也始而激發冉求繼而曉以神靈使知其無益而自止若徒責以僭彼昏反不知也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從否與字是怪問非婉商語曾謂二句只透發不享意林放只須輕點勿太較量○聖人救世婆心無所不至故見有干名犯分者已不得救即責望於人人不能救又借警於神明如救季氏之旅泰山是已凡祭各有分魯之泰山惟魯君得祭之季氏人臣也乃欲諂媚之以邀福免禍亦將旅之干名犯分極矣此時冉有爲其家臣而不諫止之故夫子詰問之曰季氏旅於泰山陷於僭竊之罪女食其祿自當忠於主而救正之乃竟畏葸不前坐視其失而弗能救正之歟亦何取

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

乎有是臣也對曰季氏擅權敢行僭竊天子魯君尚不敢問而況爲之臣者誰着其眼而何苦多言取辱故不能救也夫子亦當諒求矣夫子不得已乃自己嘆息以婉醒之曰嗚呼季氏欲旅泰山意謂竭誠媚之神必享我之祭而降之以福免之以禍殊不知山神聰明正直非禮之祭必不享之若使享之是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也曾謂泰山之神靈而然乎既屬無益則禍不免福不降而徒冒僭竊不亦可以已乎夫子婆心肫切如此其於名分庶有維乎

此章以無爭明君子之心以化天下之爭也只重首句下發明之玄輕敘以找是正意其爭也君子正在有爭中看出君子來與和光同塵者有辨不然是老子知雄守雌之法矣○子曰人之處世貴讓而不貴爭乃人往往動與人有爭者不起於事而起於心其心唯知自私自利求勝於人是內有爭之心矣其外

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

安得而不爭若君子則德性定學問純處心積慮一唯道理是循無一狥私之處已極和平之至矣故外而接物處事是非可否未嘗不介然分明不事詭隨而仍恭謹謙遜絕無意氣與人爭競蓋其心只求自伸其理而止不求名不求利何有所爭然人皆有爭而謂君子獨無爭人必不信於此而欲求其所爭必也其射乎夫至射時君子未嘗無求勝於人之心未嘗無恐負於人之念宜其不得不爭矣然觀其升堂而射也不敢先升必三揖三讓而始升既射而下堂也不敢先下必三揖三讓而後下射畢而飲也不敢直使去飲必三揖三讓而始飲始終雍容揖遜如此則謂其處易爭之地或不免於爭也亦君子德盛禮恭之爭而非小人尚氣角力之爭矣未嘗不恐負而負無妒忌之心未嘗不求勝而勝無矜喜之念究何嘗有爭乎以此觀之則凡事之似有爭而實無爭槪可見矣非無所爭而何入可不

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
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
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
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
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
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求爲君子哉

此章見聖賢崇素之心聖賢留心世道無不欲黜浮崇實故偶
然論詩卽悟到此與聖心默相契合故深許之非許其能言詩
許其能言詩而皆可悟到世道人心大關係處也觀註中因論
詩而知學句可見時解專以論詩爲遵註是忘卻知學一轉豈
不謬甚然以論詩爲貫亦說得通但不若重質爲切實得聖賢
心事耳首二節不可卽說有崇素意一說則禮後句反不足見
善悟意矣夫子何必許之聖賢平日留心世道思欲黜浮崇
實久矣然偶然辨論之下未必卽能會意及此而獨子夏與夫
子論詩則有大異者一日讀詩有疑而問曰逸詩有云巧笑倩
兮卽口輔之端好其巧可知美目盼兮卽黑白之分明而其美
可知此言素質之美商所無疑者也而卽繼之曰素以爲絢兮
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較然異矣今云素以爲絢是取素絢而

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紛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一之則何謂也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即以素爲絢也乃言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素地然後加以采色一般是素在於先絢在於後蓋謂有此倩盼之素質然後可加以粉白黛綠之絢爛耳子夏聞之不覺大悟曰以此觀之則知天下事有後者以爲之輔必有先者以爲之主有先者以立其體方有後者以備其用豈特素絢然哉即如先王制禮其亦有然者乎今之所習之儀文度數即夫子之所謂繪詩之所爲絢也而儀文度數之先其必有至實無文者存即詩與夫子之所爲素也行禮者其可徒尚夫後起之文哉子夏之悟深得夫子平日崇質黜浮之意矣故不覺美之曰質先文後予豈不知之然而言詩言繪之時則初未及此也而商會悟深遠使吾崇質之思又復勃然興起起予者其商也禮與詩大不相涉而言詩即能通之禮則自今以後復與商言詩將見必能觸類旁通即一文一詞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

莫非先王敎化後人風俗之所係故詩未易言也必起予如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即一開開辨論而一師一弟契合如此豈非同一維持崇質之深心哉

此章聖人欲述二代之禮以垂法百王而惜其無徵故發此嘆蓋講究往代典故是儒者學問上事並非生今反古也至有云慨及周者殊爲蛇足不可從兩不足徵且虛說杞宋不足徵在國勢衰微上論重文獻句末句乃反言致望以深致惜無徵之意。子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禮垂之來世皆足備後王之採擇故講明禮意以勒成一書亦吾儒之責也然言之必有徵據使人確知其爲前代之禮而後足以取信於世如夏殷之禮今所不用故或有不能言者而吾則由尚忠之遺以思其意據所聞之畧以推其餘能一一講明之以示人而求其能徵吾之言者誰乎惟有杞而已矣身爲夏後自宜守之勿失而無如

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

棄先朝而習夷禮蓋已不足徵吾言也吾更由尚質之遺以思其意據所聞之畧以推其餘能一一講明之以示人而求其能徵吾之言者誰乎惟有宋而已矣身爲殷後自宜守之勿失而無如舍王道而尚霸術亦已不足徵吾言也其所以不足徵者何故蓋禮非典籍不能記非遺賢不能傳則文獻要矣乃問夏殷之文則湮沒者多夏殷之獻則凋謝者衆縱存其一二而已忽其千百惟其不足故無可徵吾之言也吾雖能言誰信之哉假令杞宋之君能常守其典物尊崇其故老而文獻俱足則吾能取文之所記獻之所傳以質証吾之所講求者矣而二代之禮庶不至泯滅殆盡後王之典庶不至採擇無由豈非一大快事而惜乎其不能也此雖非吾之咎而亦良可慨矣哉

此章諷魯行禘之不誠蓋僭禮之失不可言而不誠乃魯君臣

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切己之病則可言也○子曰祭以誠爲主而觀之者亦即於其誠也今吾魯之於禘也吾嘗於太廟觀之其初祭時君臣誠意猶存尚有可觀及至灌地求神以後寖以懈怠跛倚陵越矣不誠如此陳設之俎豆升降之威儀上何以感格鬼神下何以昭示臣民吾不欲觀之矣曾是禘祭而可以輕行乎哉

此章以不知存禘之實而爲魯諱禘之意已寓一言禘所由制便不可諱故只言不知通重不知句知其說二句正見其難知語最要渾融卽在禘義深微難曉上說若一說如何深遠非不知口吻矣○禘祭惟王者得行義至深遠魯禘非禮也乃魯君臣習行不覺未聞有過而問其說者不意有或人者見其禮而思究其義問曰有禘之制必有禘之義其說何如子以或旣淺人又國惡當諱故告之曰禘也者報本之中以報本追遠之中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

又追遠其說精微深遠唯識見高遠仁孝誠敬之至者能知之吾不能然故不知也若有能深契其義之人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見得道理極盡以之處他事自沛然有餘其於天下之事理其如示諸斯乎蓋天下事理有顯著之迹不比禘之義理有隱深之旨隱深者既明而顯著者自通隱深者行之而能感格則顯著者行之而何難感格謂之如示斯洵不誣也夫一知禘而天下無難知之事則信乎禘之不易知矣吾豈能以不知者爲女告乎夫子所謂斯者何蓋指其掌言即在目前也蓋通幽能達明格神能感人凡祭皆然禘則遠之又遠而能知其精神一脈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感之則豈不知民物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格之乎故曰示諸斯夫子以不知禘爲魯諱之而禘庶其存乎

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

此記夫子祭祀之誠下節特引以証之耳故只重上節如在以目言心是推原其故然是門人形容之夫子則不知也下如字專以心言○祭必以誠乃人於祭往往不能誠之至唯吾夫子則不然其在家而祭先祖也則孝心純篤如見先祖在上一般其在官而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如見神明在上一般如此極誠故祭則無不感格而能受福也何以見其有如在之誠考其平日之言而可見嘗曰祭必躬親乃得伸其孝敬而慊於心若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誠心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一般即此言觀之則其祭而有如在之誠所必然矣聖人如此凡有祭者可不以聖人爲法歟

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此夫子嚴詞以折服權奸之心曰獲罪則媚者寒心曰天則奧竈皆卑上下文皆泛說○君子循理小人逞勢如水火不相入而小人又往往欲援君子以自重故孔子至衛王孫賈欲其媚己而述時語以諷之曰俗有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奧尊竈卑而反棄尊取卑必有謂矣夫子亦思其何謂乎將毋媚奧者果徒勞無益而媚竈者信權重得寵也夫子知其以竈自比而以媚諷我故據理以拒之曰時人媚奧寧媚竈之言浚以爲然而吾以爲大不然竈固不可媚奧亦不可媚也何也以奧竈之上獨不思尚有天在乎唯天至尊人但循理而行正直無私則天必鑒之若有獻媚之心與邀媚之心皆爲行私罔上違背天理則天必降之禍而獲罪於天矣至尊所棄卑賤之臣何敢私佑恐無禱求之處以免禍也人不畏天而何畏乎夫子此言權

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衞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奥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廹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奸閙之能不膽落也

此夫子美周文之盛而自表其憲章之心唯盛極故不可不從唯監二代故盛極監字中有許多斟酌安得不盛文字是秩然有等燦然有章意非文采之文對質字言也從字內見其道可以垂法百王況在學士自當奉爲憲章○子曰一王創興即有一王之禮制吾周文武周公所制之禮人皆知其盡善而可從矣而抑知何自來哉蓋上古之時尚在草昧至夏殷二代其禮以忠質爲尚最爲近古而制度未備至我周數聖迭興倘或狹小前人不師其意則精意無存或拘泥前規不加損益則與時不合未必盡善盡美矣乃當日一監乎二代以爲之主而損其過益其不及斟酌至當而無偏陋盡精詳而無缺凡行乎朝廷邦國達乎閨門閭巷但見郁郁乎尊卑上下之間莫不秩然有等燦然有章眞美備而文哉其文如此即起二代於今必服其

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

至當不易俟百王於後皆爲其範圍不過其可從如此吾是以奉爲成憲以治其身而不敢違樂爲闡揚以示夫世而不敢忽其從周也豈僅身爲臣子不得不然哉周初之文不是極盛何有衰也

此章見行禮不可不敬謹之意每事問就初入廟時言非每入每問也不知故問亦非知而故問○知禮莫如夫子時人不識禮意故多縱肆若聖人則不然故夫子始仕而入太廟助祭凡廟中禮文禮器之事雖平日已經講求過而未嘗目擊躬親安能盡識故必詳問明白或人不知而譏之曰彼鄹人之子素號知禮以今觀之孰謂其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知者必不問問者必不知矣夫子聞人譽己不敢當聞人毀己不置辯今以詳

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問爲不知禮是將使天下行禮者強不知以爲知而肆然自是行之必多差慢故己之不知禮不必辨而此則不可不辨因曰吾誠不知禮然不知而不問於禮必有所失必問得詳明而後敢行則敬謹之下庶免隕越之羞故是正所以爲禮之處也我寧畏不知禮之名而自肆乎或人亦可以諒吾矣夫子眞知禮者哉彼或人何足以知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

此聖人感嘆尚德之風不再只思古道而傷今意已隱寓其中當重發古之道何尊爲射而發不必就上推開說○夫子曰主持世道貴乎尚德不可尚力尚德則舉世多揖遜之風尚力則舉世長鬭爭之習所以鄉射禮文有射不主皮之說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此何爲哉爲夫主皮則必以力而力有強弱之

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科大不相同一尚夫力則天下皆將爭以勇力自鳴而有德無力者反無以自見而不思修德矣故不主皮也斯道宜足主持世運息天下之爭而進於雍和豈不甚善而今不可再矣其惟吾周盛時偃武修文大興禮射其時虎賁脫劍蹌蹌冠裳養諸侯而兵不用雍容禮樂之風舉世皆然信乎其爲古之道也斯道何時不可行而竟成往事乎哉亦良可慨已

此章見聖賢維禮之心然子貢之激不若夫子之謹者只顧一時存名者念及永遠重我愛其禮句○先王制禮後人不知愛惜往往有名無實豈特告朔一禮爲然哉殊不知告朔一禮尊王敬祖爲民之意俱寓其中最重大之禮行之何可無實乃文公始不視朔後人習以爲常而但使有司供此餼羊虛行故事尊王敬祖爲民之意何在子貢憤激不平而與夫子私議以爲不若并此餼羊去之何必爲此無益之費夫子恐魯人不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亾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

知子貢憤激之意而信以爲可去故爲抑賜以伸己之意曰賜也爾欲去此餼羊非無所愛而惜其愛之大異於我也爾欲責實而無取空名謂一羊之費不必妄用是以羊視羊不過愛其羊也我則欲存此名以寓實意謂此禮之存猶賴一羊蓋以禮視羊惟知愛其禮也若去此羊則蕩然無迹在今無可識其初意在後何由復爲修明此禮一時憤激遂終冥沒豈不甚可惜哉賜何不權衡於去不去之所係而輕用其愛也子貢與夫子雖同一維禮之心而夫子之意更深遠矣

此章以盡禮立事君之極而慨今人之不能盡禮也禮字就進退周旋上說如拜下過位君召不俟駕之類此雖末節而尊卑名分實辨於此故不可不盡雖盡本忠孝來而此處禮字不重在此末句見識論相反如此必不能盡禮事君者毋爲其所惑也○子曰君臣一倫其名分尊卑懸絕先王爰制爲進退周旋

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聖人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

之禮以嚴冠履之防此禮若事君者一違背之而不能恰合節無以自靖其心能一一恪守之而無所隕越不過以自完其分並非分外增加以求親媚於上也乃今之人憚束縛於規矩自不能盡禮而反以盡禮為過為卑屈以諂媚其上夫以是為諂則勢必至人盡蔑視君上肆行驕泰而有志盡禮者亦將為其所惑臣道幾何而不亡也故盡禮者事君當然之道寧使人謂吾為諂而獨伸其節其庶幾矣

此章以禮忠立事使之經全在各盡上○人君使喚臣下人臣奉事君上自有當然不易之理定公不知而問於孔子以為如之何而後克盡夫事使之道也孔子對曰有君即設臣以為之輔非徒曰惟吾奔走為也以尊臨卑使之易至於簡傲則非其道矣必也其以禮乎外則優之體貌內則隆之氣誼恤之屬任之篤一循乎至當不易之理有禮如此並非以為勸臣之忠於

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吾所設而其心實有以之則安不以之則不安者求自盡其為君之道而已矣有臣即戴君以為之主非徒曰唯務承順為也以下承上事之每易至於欺飾則非其道矣必也其以忠乎內則披其心胆外則竭其職業家不顧身不恤常守其為國為民之心其忠如此並非以為報君之禮於我而設而其心實有以之則慊不以之則負疚者求自盡其為臣之道而已矣此則千古事使之經以此為事使而君臣其交泰矣乎

此章明詩人性情之正欲學者識之而知所興也性情之正全在后妃之德上見最重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故玩之可以自正其性情○子曰凡詩皆本性情而作故皆可以治人之性情而尤莫善於關雎一詩人之性情不外樂與哀而難得其正樂之甚則易至於淫哀之過則易至於傷而唯關雎之詩則不然其既得后妃而樂也則擬之於琴瑟鐘鼓可謂甚矣施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葢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

他人不亦淫乎而后妃之德世不常有得之可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是詩人之樂樂其所當樂也何淫焉其未得后妃而哀也則極之於轉輾反側其哀甚矣施之他人不亦傷乎而后妃之德世不恒有不得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是詩人之哀哀其所當哀也何傷焉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所以關雎一詩爲周家風化之始爲江漢汝墳之倡而足以感人也人誰無性情誰不當歸於正使讀其詞聆其音而不能以詩人之樂哀自正其樂哀使慾心平躁心釋亦何取乎學詩哉

此章見人君修德以愛民不可嚴刑以殘下即強臣亦非可徒以威服而況乎區區孱弱之民宰我意在諷君而適以禍君故夫子以不責深責之雖專警宰我而意即以儆哀公也上節輕下節重然亦不可多順夫子口吻只在發揮失對之意爲主○從來人君爲治惟德可以威人而刑不足以威人故告君者但

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若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當啓君以修德之心不可啓君以殺伐之志乃宰我見魯國君弱臣強幾乎不社故於哀公一日問立社之義而對曰古之立社者必樹以木夏后氏得天下其社之木則以松殷人得天下其社之木則以柏及我周人得天下其社之木則以栗夫松柏之義不可考矣臣試言其樹栗之意則曰使民睹此樹而生其戰栗之心惟恐犯刑以致戮於社君知其義其可不明罰勅法以威民乎哉宰我但知諷君以威而不知此非立社本意而附會其說則已欺君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非特害民而且以誤君何可不深責其失言而使哀公知之也故子聞之曰凡事未成則可說未遂則可諫未往則可咎若既成既遂既往則雖說之諫之咎之何益哉今子使民戰栗之言已出於子口而入於君耳不可復救矣可不慎哉夫刑既不可尚則惟有修德而已哀公誠能修德則臣民咸服魯庶其有瘳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

此為萬世治功正本原通章只器小一句盡之最重下二節輕帶只明其不儉不知禮非謂器小故然也然亦是器小之流弊處以見即儉即知禮終無解於器小而況不能然乎器小專在舍王道而崇伯術然說明則或人不疑矣故只當就局量規模二句上發揮而規模又本局量來當串說至有以功大翻出器小者不知器小則功亦小觀規模卑狹句可見○人臣輔君為治學問有餘則度量宏遠自能致主於王道將功高天下而不居其功矣何致有奢僭之弊乃當時但知有霸術而不知有王道競稱管晏故夫子一日取管仲而斷之曰大凡相臣全在器量器量宏遠則見之施為亦必宏遠器量褊淺則見之施為亦必褊淺今觀齊之管仲其功雖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法萬世蓋功業本乎器量其識見局於一隅無容受無疆之量則其功業所成自卑卑無足數矣其器不亦小哉器小之論實係管仲

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

定評時人皆以管仲人品爲至極故或聞是言而欲爲之解曰大凡儉約之人凡事吝嗇有似器小模樣管仲得無非器小而儉乎曰儉者必節冗費今管氏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則多興作之費多設官屬而不相兼攝則縻廩祿之費焉得爲儉而乃以儉爲器小解乎或人又復爲不儉解曰大凡知禮之人每多文飾有似奢侈模樣然則管仲得毋非奢侈而知禮乎子曰禮以辨等威愼名器者也唯邦君有設樹於門以塞內外之禮而管氏大夫亦以樹塞門是僭邦君尊己之禮唯邦君爲兩君宴會之好有反爵於坫之禮而管氏大夫亦有反坫是僭邦君尊賓之禮其不知禮甚矣如管氏而以爲知禮則天下孰有不知禮者而乃以知禮爲不儉解乎要之管仲不能正心修德致主王道即儉而知禮難免器小之譏然亦唯器小則見些小功業視若驚天動地驕矜之下必至奢僭則器也者誠相臣治功之

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淡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疑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

本也自有此管仲器小之論而千古庶知治道歟。

此夫子與大師正樂之音節欲其從音節之末而究其情文之備變新聲而爲古樂也可知句是總冒下正其實始從成是按其節奏翕純皦繹是審其聲音翕純有先後純皦繹則一時俱至。周衰樂廢不特樂之道理不明卽聲音亦失之矣夫子欲正之故一日語大師以樂而曰樂之節奏聲音乃至理所寓音節不調則象德象功之理何從而見樂之道理爾大師卽有所未知而調和音節乃大師之職掌豈有難知故樂其可知也可知維何蓋樂有始從成三節人所易知而節中之音聲人多未曉當其始作也有一音之不備不可以爲樂故必六律五聲八音羣然並奏但見其翕如也此時雖翕未患其不和迨至從之而放焉大作則易至於不和矣必須清濁高下調適中節如五味之相濟蓋純如也純則易至混淆又必於純之中仍自槩音

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

各有調理不相淩奪蓋皦如也皦則易至間斷又必於皦之中仍自衆音相為起伏聯續如貫珠不相隔絕蓋繹如也翕如之後三音復備而樂於以一成矣自始至終曲盡音節之妙由此而至於九成其道一也樂之可知如此爾大師深達其妙果能音節俱調則象德象功之道理即於其中可見而先王之元音何患不復見於今乎了其勉之可也

此章見封人能以天心識聖人蓋聖人一身關天地氣運其以極亂卜聖道將興信理不信數也當以前說為主困勉錄以夫子為木鐸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亦是。夫子抱道在躬思欲撥亂為治故周流不息而天下卒無一人知之不意儀有封人者留心世道隱觀人物而知孔子大聖天必屬意而未得一見以決之適夫子一日至儀封人遂請見又唯恐拒之不見而自逃其素曰今者夫子幸至於斯矣然而儀當往來孔道

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

故向也四方君子之停驂於斯者亦不乏也吾雖下吏願言覿止而四方君子亦惠而好我不遐棄予吾蓋未嘗不得見也今夫子諒與君子有同心不識可幸使吾得親道貌乎從者見其誠而引使見之出曰爾二三子必以夫子之喪位爲患然吾觀夫子豈有終喪之理何必以爲憂患乎吾蓋斷之今之天下而可以識天心矣天生夫子必有所用能當天心者非夫子而誰然或世亂未甚則天心猶未可知今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自鎬洛共和而後禍亂相尋至今已極亂極乃將治之機而轉亂爲治必歸夫子吾知天心將必使夫子得位行道以敎化天下開生民之耳目覺天下之昏愚如振木鐸以警衆也喪誠不必患矣封人此言可謂孔子知己而終不遇者乃氣數之變何悖於常理哉

此章夫子特贊美韶武以見二樂不相上下而微有不同隱寓

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

升降之感數語是記者撮記之詞故云子謂只就聲容上說美善註中性反征讓意是朱子推原之詞不可徑露致碍渾融口氣外註所遇之時不同是單說征讓一邊矣亦不必從○帝王治定功成必作樂以誌盛而樂之盛者尤推韶武不知者或謂其不相及又或謂其全無異皆非定論也若我孔子之謂之則異是凡樂聲容貴其美而其所以爲聲容者貴其善然美易而善難夫子嘗論韶則謂其聲容備盛當時時雍風動之休宛然在目固盡美矣而就其所以盡美處想之則見其和平廣大之蘊溢著於聲容之表蓋又盡善也夫子嘗論武則謂其聲容備盛當日清明者定之治怳然如見亦盡美矣而就其所以盡美處想之則見其發揚蹈厲之氣溢著於聲容之表殆未盡善也其盡美相同固爲千古僅事而其所以盡善與否則有不能強者即夫子亦不能爲韶武掩也同一贊美之下不無升降之感

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

矣

此勉人敦本意寬敬哀只就心之所存言所行行字卽行此寬敬哀也○子曰凡事必得其本而後其末可觀如寬洪乃居上之本恭敬乃爲禮之本哀痛乃臨喪之本有其本方可就本上行出來時觀其寬敬哀之得中與否若使居上存心苛刻而無寬仁之實爲禮存心惰慢而無恭敬之實臨喪存心驕飾而無哀痛之實則其本已先亡矣其外雖有政敎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縗麻哭泣之儀皆具文耳失固失也得亦失也將何所憑依以觀其所行之得中與否哉然則三者人欲有得無失可不端其本乎

此章遵困勉錄卽就擇居上明人當處仁也見一擇居而爲立心制行所係安可苟且只重處仁擇字輕此仁字只在風俗仁厚上說○子曰凡人立心制行必貴以仁卽一擇里亦有然者

知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

居必擇鄰居之道也里最難仁設使有里焉其風俗無游蕩淫薄之習而仁厚者多則其里固爲甚美擇里者知其爲美遷而處之則可薰陶漸染以成其德此眞明哲之士矣乃或舍之而不處則是非之本心已經喪失豈特不仁抑亦愚蔽實甚焉得爲智乎可見仁爲人心之良人之所必當處其中者也豈可以居處爲小事而無係於吾心之仁不仁耶

此示人當全其本心以貞遇也言不仁者之不可正以見仁之無不可仁知總是一仁分別三等人欲人去其不仁由知者之利以進於仁者之安也安仁利仁對上不可處兩句卽在處約樂上說我在後者非不濫不淫俱兼內外言○子曰人生始終與境爲周旋而處境之有得失全係乎心之仁不仁人心本皆有仁而氣拘物蔽往往入於不仁不仁者失其本心其心不知天理而但徇人欲若以之處約樂兩境暫或勉強支持若處之

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淵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

久長必不能安其窮困而放溢爲非必至於溺於嗜好而淫蕩不已不可以處斷斷然也不仁如此則可以處之者其唯仁者知者矣仁者其心純乎天理而自無私欲故以之處約則忘其窮困而自然一循天理以之處樂則忘其富貴而自然一循天理蓋安乎仁也知者其心明乎天理而畏染私欲故以之處約則力制其貪求而爭赴乎天理以之處樂則力制其驕奢而爭赴乎天理蓋利乎仁者也而何處之不可久長乎即仁不仁之分而處境之得失迥別如此人可失其本心而不由知者以進於仁者哉

此舉仁者以立好惡之準重惟仁者句見用好惡全在自治其心也惟字能字緊相呼應能字亦要發得透註當理得正俱貼能字○子曰好善惡惡人有同情然好之惡之在人而用好惡之本全在一心人之用好惡而不得其當非黨同即伐異用好

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惡而不盡其量非優賢節容奸豈好惡之不可能哉亦由其心未能無私故也故天下惟仁者其心至公絕無私係無私則善惡自見得十分明白無私則好惡自無不十分盡量其好人也因其人之可好而好之非好其人仁與仁合自相投契直自好其仁也其惡人也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非惡其人不仁與仁違自生疾憎直自惡其不仁也豈非能好惡人者乎能好惡如此以之用舍則必進君子而退小人以之賞罰則必命有德而討有罪而實自此心之仁來人欲好惡之當可不先自治其心哉

此章爲爲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方志仁時即無惡可見危微之機在此重志字尤重苟字觀註其心誠在於仁句可見但主志字者背註意無惡兼內外言然即於志之誠決之○子曰凡人爲善去惡之機一視乎其心志志不在仁則仁豈能自存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豈能自去然亦有志於仁者矣知天理之爲美而心思求之而惡之匿於心見於事者終不能無因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雖志仁似乎無益而不知非惡之難去也必其志於仁者未誠耳以浮慕之心用游移之力則一心以向善又一心以向欲所以理欲混襍也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苟一念奮發其心果能誠在於仁深知仁之爲美而好之眞切向之專一則入乎此即出乎彼而此時之物欲自外不得而乘內不爲其動何至復有爲惡之事也用志時時能誠便可以永無惡事而苟有一時之不誠間之則惡念即潛滋暗長矣志仁者可不自竭其誠哉

此章言爲仁之功當無時無處不用其力取舍分明是不去仁粗節工夫末節存養是不去仁細密工夫不處去兼內外說全是以理遏欲即是爲仁了存養兼動靜言玩本文及註意並無單重終食句意若單重則此句是虛說造次二句乃申明也多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

生支節矣還是以暫時倉猝患難逐層言之方合本文及無時無處不用力意至中節不過承上起下不重○子曰學莫大於為仁而入道之相乘無窮苟有一時一處不用其力而仁即去之矣故必由粗以及精已密而益密而後可以言為仁也其始則在制其欲惡而取舍分明取舍不明則嗜欲橫流欲存養而不可得故富與貴是人之所同欲也欲之則遂思得而處之然有義焉不可苟得君子知吾之所欲有甚於富貴者苟得富貴而不以其當得之道或非吾德之所致或為亂世之所餌而或處之則害義理矣故必不為欲所動審之明而循乎理斷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惡之則當其得而即思去之然有命焉不可苟免君子知吾之所惡有甚於貧賤者苟得貧賤而不以其當得之道或有學而人不知或雖知而終見棄而或去之則又喪品行矣故必不為惡所亂無俟審而安於素斷不去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

也取舍分明如此則本心之仁以存而君子之名亦以成矣若既自命爲君子而貪富貴而厭貧賤以離去其仁則既喪君子之實又惡乎成君子之名乎然去處不苟猶爲仁之淺者也使不能密其存養之功則天理未熟人欲未忘其於人欲未必不有間而有昧故君子又必戰戰兢兢靜以存之動以察之歷久不懈即至一終食之間至暫亦常存乎天理而斷無或襍乎人欲以至違夫仁無論暇豫之時靜存動察不敢懈即至造次之時亦必從容詳審以處夫仁斷不因倉皇急遽之下慢然應之而致失夫仁也無論安樂之時靜存動察不敢懈即至顛沛之日亦必壯往坦夷以處夫仁斷不因傾覆流離之際而畏葸不前致失夫仁也工夫至此則存養方熟而當欲惡之交取舍益以明決庶可無適而非仁矣何患君子之名不成乎欲爲君子者其用力於仁可有間乎哉

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

講此章總是勉人用力於仁意只重中節首節正是用力之至而臻於成德者未見亦爲無眞用力者故未見特以引起中節末節乃反言以絕人寛假之心正足中節意非另一層中節未見是指力不足言輔氏謂次言用力者之未見便誤故以三言未見立說者非是○子曰天下有仁不仁之兩途即有好仁惡不仁之兩心有好仁惡不仁之心即有能好能惡之力故用力於好惡之人本無難見乃以吾觀今之人則未見有是人也夫好仁者之未見非浮慕以爲好也必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其視仁之外更無有可好者是以加乎其上不特人欲不能與之爲敵即凡理亦不能與之爲衡惡不仁者之未見非虛憎以爲惡也必眞知不仁之可惡而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嚴凡一念一事之不仁斷不使之偶加乎其身不特人之不仁不爲其所染即己之不仁盡不爲其所汚必如此

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人之成德

方爲眞能好仁惡不仁者此吾之所以未見也夫此成德之人雖未見然其初亦不過能用其力於仁故至此耳則吾所未見者特爲人之不肯用力於仁者言之使有人焉當蔽錮之餘而深悔悟之心果能於一日之間奮然用其力於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一以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乎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卽無尙不使加之域可驟致也吾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於擴惡以遏人欲而力不足於遏者乃人往往自諉曰吾未嘗不用力也無如用之而力終不足也吾思人之氣禀不同或亦有昏弱之甚行至半途力不足以副其心者矣然用之而不足必其用之不力則與不用者等竝非力之本不足故用力於好惡而終有不足者我則未之見也夫仁爲吾仁力爲吾力隨用隨足如此人自不能有一日奮發之誠豈好仁惡不仁者之終難見哉吾終望之矣

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

此章見不可輕以過棄人專爲君子之過而發過猶有可原特爲觀人者言非謂有過者可自安也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子曰大凡爲人原不可置身於有過而在觀人者則斷不可輕以過棄人蓋人非聖人安能無過苟一有過人即往往一概棄之不知人之過也正自不同各於其黨焉有小人一黨底過有君子一黨底過何可概棄之也黨何以各不同則以其心之有仁不仁也小人之過其存心刻薄而殘忍往往明知不義而故意敢爲君子之過其存心忠厚而惻怛往往以忠愛之激而偶不及檢或以時勢難全而不忍自顧苟不即過而觀其心則惻怛之心不白而與殘忍者同棄人孰肯爲仁厚勢必皆甘爲殘忍但圖自全矣故必取而觀察之原其時勢設身處地以照見其誠心苦衷始知其心之仁固與不仁者異乃不至失人矣夫人不幸而有過猶幸而過有可原觀人者愼毋概以過棄人而至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

知有過者亦愼毋以過自安也哉

此勉人必當聞道意夕死猶可正見聞道之妙聞字要淡看將道理源頭心領神會十分透徹之謂皆從平生致知力行來○子曰天下有一人即有一爲人之道不可不聞者也苟爲學一生不曾知得此道明白是與禽獸草木同生共死存則枉過一生亾則終有所憾矣故必致知格物身體力行以講求體認此道幸而一朝豁然貫通無所疑惑知之眞則自信之篤守之固自此以後凡百所爲自然一順乎理無所虧欠不必死也萬一即夕而死則自反一生責分已盡此心亦可以安矣聞道之妙知此人可不勉於聞道哉

此爲志道不篤者警曰未足議正欲其掃去俗情以專於道也○子曰天下惟道理最爲高明其意味無窮惟嗜欲最爲汚下其得失與吾無與故道既失雖膏粱文繡不爲榮道在我雖蔬

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

食緼袍不爲辱人生而無志於道則於道全未窺見其沉溺於嗜欲而但思美衣豐食固無足怪若既爲士而有志於求道矣自當專心於道而不致移情衣食則其識趣高明與之講求討論必能識其意味而造進無窮如其一心以謀道又一心以近欲而惡衣食之是恥焉既爲外物所動則道中之意味究未窺見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議道徒費唇舌必無領獲何足與議哉夫道不議不明而議之必視乎人之識趣然則求道者慎無自分其志而貽人之吾棄也

此章以君子立處事之準只協乎理之當不任乎意之私上一句語氣緊接趕下無適莫下復用一折乃圈外註意不可從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不可用以天下還天下等混話與比與字屬君子義自與君子比直同胡說○子曰大凡天下之事自有定理處事者只依理而行自無過差不可攙入意見若執定意見

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〇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

爲之則爲適不爲則爲莫膠固不通不合於義者多矣豈善處事者乎若夫君子平日窮理精體道純故其於天下之事也無有適而必爲之見也無有莫而必不爲之見也事之可爲與不可爲一惟審處乎義之所在與之相從而不舍義可爲則斷然爲之而不同於適義不可爲則斷然不爲而不同於莫此君子大公順應之妙所以能成天下之務也處事者其以君子爲法可矣〇困勉錄云或逆於事先或執於臨事俱有適莫不可以無適莫爲先事比義爲臨事須參之

此言君子小人處心積慮之異欲人之愼所懷也雖有四項實則一串蓋慕善自必畏惡耽逸自必貪利也〇子曰人之處心積慮不可不愼然自人品不同則其心之所懷亦異一懷德者吾心固有之善人之所當思念不忘者也土者吾身逸樂之私人之所不可思念不忘者也然惟君子深知德爲吾所固有失之

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易得之難、不可不爲勸修、而一耽逸樂、則必累吾德矣、故常切思懷、必欲求至於至善之地、以修吾德、而身所處之安、不暇計也、若小人不知德義之當好、而但知安逸之可樂、徇其欲心、沉溺其中、日趨怠惰、雖至喪德、亦不顧也、又如刑者、朝廷懲惡之具、人之所當思念不忘者也、利者、斯世污穢之物、人之所不可思念不忘者也、然惟君子深知刑爲人生大辱、犯之易、遠之難、不可不爲畏懼、而一溺私利、則必入於刑矣、故常切思懷、不敢一爲不善之事、以犯夫刑、而即窮之之甚、亦所安也、若小人不知刑罰之可畏、而但知利澤之可甘、逞其心計、錙銖必較、日積惡孽、雖至犯刑、亦罔恤也、夫君子爲善之心勝、則自不敢爲惡、遠罪之心殷、則自樂於爲善、小人耽逸之心勝、則日必至貪利、貪利之心殷、則自樂於耽逸、雖有兩念、實出一心、然懷念則同、而公私之相反大異、君子小人之品、益以判矣、人可不慎所懷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哉

此戒利不可徇而以多怨惕之多字從放字來○子曰天下惟義可悉依而行若利乃人所同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然人卽貪利猶有餘地以處人則其行雖汚而猶有恕之者乃今之人但知圖利而不知顧義凡爲一事必依放着利而行使利盡歸之己而後已彼自以爲利日充盈享用無窮殊不知事有利而己欲獨專則人盡失利事無利而必欲尋利則害物傷人焉得不致人之怨乎豈特有怨而已失利受傷者思有以中之卽事外之人不受傷者亦共抱公憤而疾惡之怨必多矣夫至多怨則舉世爲仇利亦必不能長享矣而徒供人之叱罵彼徇利者亦何益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此章見爲國當務禮之實最重讓字爲當時但務禮文上驕侈而下僭擬故發此論此禮字主禮文言○子曰爲國莫大於禮

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
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
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
如之何矣而况於爲國乎

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
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而禮非徒威儀升降之文也貴本恭敬辭讓之實心以行之方成個禮人君若能以禮讓爲國不敢以尊貴爲得肆不敢以威福爲恣睢凡行己接物辨名定分整齊百官防範萬民之處無非一團顒然小心藹然眞意流行乎其間上敬謹下何敢放肆上遜順下何敢乖爭將見臣民皆誠心相孚恪守法度相率而成禮讓之風矣於爲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欲以禮文之末整齊防範夫下則貌爲恭而心實傲外若遜而內實爭吾於禮判然不相入矣且無如禮何臣民化之自然不安名分僭擬乖爭無所不至難於治國更不必言矣信乎禮讓之爲要也

此章欲人敦修實學以不負名位意非以卻名位爲高也但無希冀之心耳得位必始於有知原是兩截事故分言之〇子曰爵位名譽不可有意要求亦不必有心卻拒但貴有以副之使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德稱其位實符其名故有位即有所以立乎其位者有知即有爲可知之實者乃人往往不得位即深以爲患而所以立乎其位者反不之患用患顛倒無論位必不可得即得之而無以副其位必致曠官賠譏不亦負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故吾以爲位在人者也得之不加榮失之不加辱於吾何與君子斷不患也而惟所以立乎其位者則其事當盡凡致君澤民之事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苟未實有諸己則深以爲患而必欲求盡之也所以立者既裕則有時得位即可見之經綸即終不得位則其具無愧亦安之而已矣人往往莫己知即深以爲患而爲其可知者反不之求所求顛倒無論人必不能知即知之而無以副其知必致虛聲致誚不亦負知己而貽士林之笑乎故吾以爲知在人者也有之不爲增無之不爲損於吾何關君子斷不患也而惟爲可知之實則其責在吾凡明道進德之事無論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有知莫知皆所當修苟未實有諸己則徒以爲患而必欲求盡之也爲可知者既優則有時人知固見公道在人即終不見知則其實無慚亦聽之而已矣此方是爲己之學世之用患者盡亦知所審哉

此章見聖賢傳道正以傳心意、心之自然者即爲一貫、心之勉然者即爲忠恕、一字單說一心不得單說一理不得是指一心之純乎理者言註所謂一理渾然至誠無息是也一是體貫是用一則自無不貫貫處無非是一二字分不得須緊貼一心應事處說若說萬理一原是論造化與此章無涉曾子精察力行在事物上一一尋求頭緒多而用力艱便不能貫故教他反而洗濯其一心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誠極自然動合乎公矣然未能於事物上精察力行得到安能一喚即醒曾子一唯是實見得泛應曲當只在一心之誠不必逐物以求得來譬如

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讀文作文之法盡情參透則不必讀盡題文而一題到手自有一題間架意理發揮不盡門人之問亦不是欲解一貫名義乃是推求所以能一貫耳忠恕正指明所以一貫之故忠對一恕對貫體一而用殊一貫工夫到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即言之門人亦終無下手處故曾子借忠恕字以明之使其易曉忠是誠恕是公誠則自無不公故一貫即忠恕忠恕即一貫曾子口中只將誠公意實實發揮忠恕即一貫意自然勉然等語是講家之言不可入曾子口中。爲學必從下學造起而後能上達故夫子平日教人求道但示之以忠恕而至所謂體用一原者非不欲盡門人而教之而下學工夫未到則不遽以傳之唯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平日於道之用處已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能悟到本體出其一心以順應而自無不貫通而貫通之機將於是乎在故夫子迎機而導之曰參乎爾從事吾道久矣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亦知吾道固何如者乎天下事物之理萬變無窮若應事之際必逐事逐物以求合乎道則煩瑣細碎安能貫通故必有以貫通之方能不勞而自合而貫通之不在多也天下事理聚於一心人唯一心未甞自謂所以不能出一心以順應若吾之於道止此一心之理純然不雜則事物一到面前自無不因應咸宜而萬事萬物莫非此一心之理所流通矣何必事事物物處置運量爲也曾子聞言遂豁然警醒深契一貫之旨直應之曰唯當下承當一無疑問矣而門人未能知也故子出而門人問曾子曰吾人非不欲以一心貫通萬有而萬有紛煩豈易貫通區區一心何所依據即可以貫通萬有之理此必有謂矣第不知何所謂而子即信以爲然也曾子以一貫難言言之亦未必即悟故借門人所常聞以爲學者告之曰人之應事接物不能事事物物當理者以此心不恕也而所以不能恕者以此心未忠也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

此心未能誠一何能見己心即見人心故吾夫子之道之一無他即此心之忠夫子之道之貫無他即此心之恕本此眞實無僞之心出以應事接物自然見己心即見人心而事事物物無不當理故忠極自無不恕即夫子之能一自無不貫而已矣子但求之忠恕而夫子之一貫即可從此而得也曾子此言唯融會一貫之旨故能親切示人如此然忠恕與一貫體一而用實殊一與忠雖總此誠心其實自然而誠者則爲一勉然而誠者則爲忠貫與恕雖總此當理無私之心而其實自然無私當理者則爲貫勉然無私當理者則爲恕此下學上達之分也聖賢傳道非傳心而何

此言君子小人心所明曉之不同以見人之用心不可有誤要重發喩字方切○子曰天下義利之辨即在公私之間有爲而爲者爲利無爲而爲者即義義之所在人人所當深曉而利之

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所在人所不當深曉者也然自天下有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則其所喻亦遂迥然各别君子之心唯天理是徇有好義之心有精義之學故其立身行己只在義上見得分明精微曲折不遺毫忽有獨覺其妙而不能言者小人之心唯人欲是徇有懐利之心有謀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己只在利上見得分明窮工極巧不漏錙銖有沉酣其內而不肯出者以君子所喻告之小人小人不知以小人所喻告之君子君子亦不知故同一學也君子但知可以修業小人但知可以媒進同一仕也君子但知可以行道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同一忠孝節廉也君子發於至性但知爲分所當爲小人發於私情但知爲名所由集喻義利之各别如此人可不爲君子而爲小人乎哉

此章欲人隨所見以自治意然必平日先有爲賢不肯爲不賢念頭方能如此不重見重思省一思一省總成個着賢之念○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吾人遷善去惡固貴責之己亦可資之人人果能留心自治則與人交接無往非法戒之資如吾欲爲賢必有所取法特恐賢在前而不之見卽見之而視以爲人之賢已也雖日見何益故不見則已一見卽內反之已而思與之齊焉以爲此之賢本人心同有之善彼何以先得之而吾不能得之吾今爲之不至於賢不已也吾欲去不賢必有所取懲特恐不賢在前而不之見卽見之而視以爲人之不賢已也雖日見又何益故不見則已一見卽內反之已而自爲省焉以爲此之不賢乃人心易溺之惡彼不幸而蹈之吾安知不亦蹈之吾今去之不至於盡不已也能思能省則善惡莫非我師隨見隨思省則善日崇而惡日遠然非平日存心爲善去惡之人亦何能資人自治如此哉人可以勉矣

此言人子諫親之道只重幾諫二字幾諫前有敬字在故下云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又敬不怨後也要補幾諫○子曰人子奉事父母亦知救親過之道乎父母一倫以恩勝非若君友之以義合也假諫爭一事不可加於父母然人子以諭親於道爲孝而有過不諫何能順親但諫父母與諫君友不同使直言以諫恐致睽離故必始終以幾爲和顏悅色下氣柔聲或乘閒暇或乘喜悅委曲隱微有諫之意而無諫之迹是之謂幾諫諫以幾則父母必從之然諫以幾則父母即不從必不顯拒而隱有其志人子視無形聽無聲見其志有不從不敢以爲不從而已也又敬其子職之事小心孝事使親心歡悅然後又伸前說不敢違其始諫之心亦不敢違其諫而以幾之心親或執迷不悟甚至怒而勞苦之人情易至於怨而子則何敢怨也方將負罪引慝吾實不善諫以致親之怒故絕無怨心仍復起敬起孝俟其歡悅依然幾諫必欲感悟其親以歸於無過之地而後已如是以事其父母庶其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復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日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乎

此欲人子體親心以爲孝意只重不遠句下句爲不得已者設法正以見遠遊之不可也總親心是主餘意輕○子曰人生不易在者父母父母而在乃天倫樂事正人子竭力承歡之日况親了相依人之至情年高則依戀其子之心尤切瞻依膝下則親心安樂睽違日久則奉事無人故人子而或遠遊親心之所最不樂也既憂其子之安危莫悉又憂夫己之安危莫保垂暮之年堪如是之憂乎故人子而體親之心斷不可遠遊也倘或奉親之命爲學而尋師求友爲仕而顯親揚名萬不得已而有遊然不可以任意浪遊必告親以定向不敢他適則音問常通往來易達親心庶可以無憂矣此則體親心以爲權宜之道也而苟可以無遊亦何敢重違親心乎則雖遊仍是不違遊之初心云爾然所謂不遠遊者欲體親之心以盡子之道耳苟不能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體親心以盡孝道即不遠遊豈遂足爲孝哉

此醒人子以及時盡孝意人於親年常習而不察故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一則以三字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壽即衰之徵喜即懼之府重懼一邊有汲汲盡孝猶懼其遲意○子曰人子欲盡孝道其事無窮而其要不外一端在知父母之年而已父母之年人誰不知而未必能常常記憶在心而不知能記憶則可盡孝不能記憶即不及盡孝故不可不知也何以要知蓋知則能生出二念喜與懼是也知則能二念并爲一念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起初心上轉着高堂無恙獨得承歡豈不可喜隨又轉着來日無多承歡不久豈不可懼一喜一懼交戰於中及時盡孝猶恐其晚若一念緩後悔何及如是而孝思自日出不窮矣是非知之何能及此苟置之度外或憶或忘喜懼之心何自而生哉此所以不可不知也

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此明古人愼言之心，爲當時輕言者儆也。愼言從恥躬不逮還出，最重下句。○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乃人往往易其言者，以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古者豈其然乎？古者人心敦樸，無巧僞之思，風尚醇謹，少夸誕之習，故往往遲徊顧慮，不肯輕易出言。此是何爲？則以其心有所恥故也。凡事宣之口則易，體諸躬則難。備言之輕出，而所行不逮，則徒爲夸誕，無論愆尤易集，且德業有虧，此中負疚不少，豈不可恥？此恥不待不逮後生，即言時已切，并不待言時始切，即未言時亦常存而不忘。有是恥心，則汲汲躬行之不暇，而暇言乎哉？而後知古者言之不出，非強閉之，乃自致之也。古人不洵可風歟？何人無言，何人無躬，則亦何人不當恥，而獨古爲然，亦良可慨已。

此示人以檢身之道，爲才智自逞者發。約雖在事上言，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子曰：凡人立身行己，未有不欲臻於無失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

講

之地者也而往往失之者何也蓋應事接物全賴此心吾心特其才智侈然自放一味浮動則事到面前粗疎之氣勝精神便檢攝不及未有不差錯者則不約之故也若人之立心能時時收斂退藏不敢放縱言焉而極其謹行焉而極其慎是一以約自處矣夫心小則謀自遠氣靜則神自周連才力亦運用得去以之處事自動合規矩而當身之尤悔世路之險阻俱可無患即或未盡合於中道而過失斷然鮮矣洵乎約之善也自放者曷勿思焉

此欲人以心操言行之防訥敏雖是兩機總歸一欲最重欲字而字轉下乃兼致意非串也○子曰凡人言易失之有餘而不能訥行易失之不足而不能敏非訥敏之難亦以其心之不能常存乎是耳君子言行之先有一段淵然銳然之意切切於中無時放下於言則此心常常必欲其訥不特不當言者不敢言

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即當言者亦不敢言而於行則此心常常必欲其敏知之無有敢不行行之無有敢不力一心以爲訥又一心以爲敏訥之心切不得不激而爲敏敏之心切不得不迫而爲訥二念交警於一心此言所以無失口而行所以無不速也人可不以君子之心爲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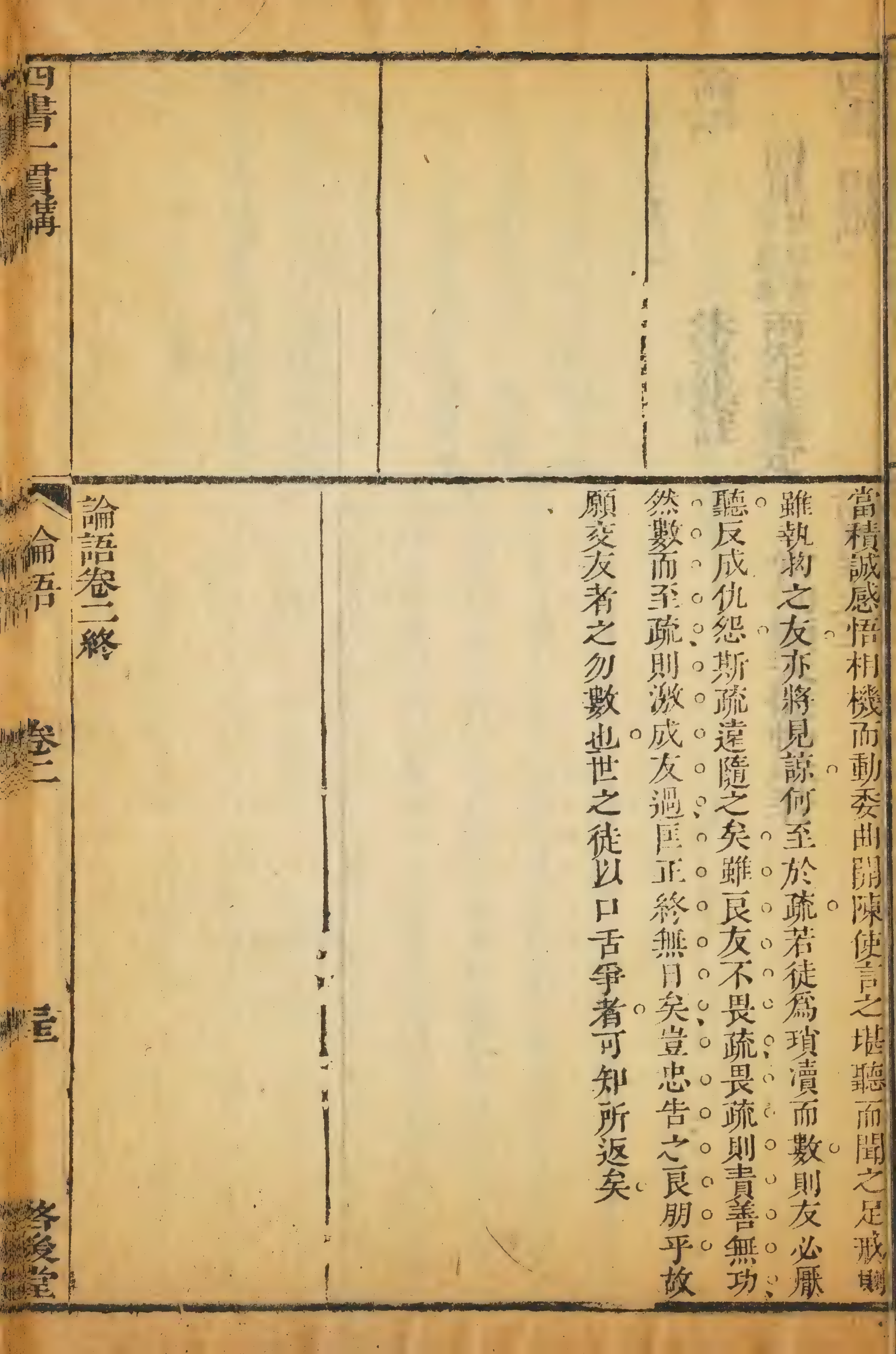
此勉人修德意爲世情疑懼者發不孤論其理有鄰指其實正說非有兩意勿用過文○子曰人之棄德不修者非以德之孤立無助乎不知德而有孤必吾德之未至耳若果能增修其德而實得之已有以感動夫人則德爲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徒倡之無和而孤立也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德者亦翕然信從將四海而遙百世而上不嘗同堂而坐並席而談如居之有鄰不名而自來矣夫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即德修而孤亦何害於吾德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氏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而況其自不孤乎人亦第勉於修德而可哉

此欲諫君導友者善用其言玩兩斯字有咎他不善諫導自取疏辱意○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君友有過自當諫苟不諫何貴乎臣友然在爲臣友者正非可徒以口舌爭也人臣非不欲諫嘗阻於畏辱之心不知君卽拒諫豈敢遽辱夫臣毋乃其臣實甚人必皆自恥其過而惟恐顯揚而況君之尊乎故臣而愛君必當積誠感悟相機而動委曲開陳使言之者無罪而聽之者易入則雖剛愎之主亦將見容何至於辱若徒事煩瑣而數則君必厭聞以爲謗己斯斥辱隨之矣雖忠臣不怕辱怕辱則回天無路然數而至辱則激成君過回天亦無路矣豈忠愛之良臣乎故願事君者之勿數也朋友非不欲諫嘗阻於畏疏之心不知友卽拒諫豈忍遽疏夫友毋乃吾自實甚人心皆自恥其過而惟恐顯揚而謂友獨不然乎故朋而愛友必



當積誠感悟相機而動委曲開陳使言之堪聽而聞之足戒則雖執拘之友亦將見諒何至於疏若徒爲瑣瀆而數則友必厭聽反成仇怨斯疏遠隨之矣雖良友不畏疏畏疏則責善無功然數而至疏則激成友過匡正終無日矣豈忠告之良朋乎故願交友者之勿數也世之徒以口舌爭者可知所返矣

論語卷二終

汝

謂友以行從諫為道之矣。雖反友不畏疏，畏友疏則責善無功。

雖與朋友之交，亦將見諸何至於瀆，若徒然以責瀆而數，則友必厭。

當時補處作材擬而通為此[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言之日[illegible]書而[illegible]又[illegible]

同里 陸稼書 陸蒿菴 兩先生鑒定

論語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

論語卷之三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見聖人擇配之必賢二人都是謹於持身之人處室家必有道理故公冶南容皆賢賢也其子兄子皆親親也首節重可妻句主素行說下二句不過言其無害於可妻非可妻之實有道句內亦以見其賢非以爲縲辱也免於刑戮亦免於由己致之者耳不然義之所在有不可逃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也聖人豈以苟免爲貴蓋君子有過於暗室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之於市朝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爾衷之竄皆受之而無愧也○記者以爲爲子擇配必有其道乃世人不知非以門第相高則以財貨相尚而其所配之素行則反視爲緩圖不知齊家之道始於夫婦必其能謹於持身方有刑於之化自

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

古君子好逑必取兩賢相配而其餘非所論也即如吾夫子之爲其子爲其兄之子擇配者可見焉夫子嘗謂及門如公冶長者其素行甚賢能修其身必能齊其家有可妻之道也人或以其嘗在縲絏之中而棄之而不知雖有是而非其自致之罪何害爲賢陷於辱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益可知矣遂以其子妻之子又謂及門如南容者生平能謹於言行故當邦有道必能言揚行舉而不廢棄當邦無道必能遜言慎行而免刑戮治亂咸宜如此其必能修身以齊其家可知是亦有可妻之道矣遂以其兄之子妻之相攸如夫子宜能好賢而親親者矣至其子兄子所配不同或年之長幼或時之先後各因其宜非有所厚薄於其間也世之愛子者亦以夫子爲法可耳

此深贊子賤之能取友以成德上句許其能成德下二句是原其德之所由成無取固不重足供其取亦不重乃故反言以深

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幸其能取也言外有風世意○記者以爲爲學莫要乎能取友以成其德夫子嘗以此意望天下而不概見及門惟子賤能之爰嘉之以立訓曰學者立品必以君子爲期然有日務爲君子而卒不得成其爲君子有自命爲君子而人不許其爲君子豈君子之品之難成哉亦以其不能尊賢取友故也乃以今觀若人之爲人其學問已到其德業已成君子哉其若人乎然知若人之爲君子而不知其所以得爲君子之故則若人之攻苦不出而欲爲君子者其道亦無由矣大凡進德修業雖在乎己然獨爲之勞不若其爲之逸若人幸生吾魯聲名文物之邦名賢輩出父事者有人兄事者有人而若人得朝夕取之相與切磋琢磨以成其德設使魯無君子則孤陋寡聞之下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乎可見有可取固若人之幸然亦惟能取故得資爲助以有成不然雖君子林立焉能成其爲君子也有志爲君子

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

者宜知所法矣

此深許子貢之才本文並無造進不器意不必入講子貢兩問不是討贊語亦是用工夫處許子貢意盡於器字內瑚璉特指其實非有兩層○學者爲學最患迂疎無用便足取輕當世屬在聖門奉教力學宜乎皆有成材而亦不可多得唯子貢足以當之子貢一日問於夫子曰遊夫子之門者多有所就若賜也學於夫子亦既有年而不自知其所造之優劣則無以爲求進之地夫子知之深矣以爲何如以方人者轉而自方斯亦考鏡得失之雅意也子實告之曰學以致用爲貴才以適用爲宜故學而如器斯值有用之材矣今女之才既達於政事又長於言語有不足供世用者乎就汝論汝汝固器也子貢又問曰器有貴賤之不同貴則用之而不敢輕賤則用之而無能重今夫子泛以賜爲器不知是何器也得毋爲世所輕雖成器適滋愧矣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

子曰器固不同而如夏瑚商璉則陳之宗廟飾以金玉貴重而華美不特今人所珍而古人亦重不特君相所求而神明亦歆以汝之才試之於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觀爲邦家之光非凡器所得同乃器中之瑚璉也子之與之者如此賜亦可謂不負所學矣彼終身爲學而一無所成者豈不重可惜哉

此夫子專斥佞以維時也辨仁意不重或人輕仁重佞故特重斥佞觀首尾兩呼可見不知其仁輕帶仁字或人口中要說得淺夫子意中見得深○春秋時一尚佞之天下也夫子憂世胥入於不仁思欲維之久矣不意一日者有一或人以雍也仁而不佞爲問其意以爲人之爲人貴乎能佞而仁則可有可無者也今子之門如雍也者仁厚則有餘矣而惜也短於言語之才不足以供世用雖仁亦何所用之乎子斥之曰汝以不佞爲雍病將謂不佞則將取惡於人佞則可取悅於人而遂以口才爲

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有用乎哉自吾觀之人之持身應世自有足用之道而至於佞也者內不足以持身外不足以應世焉所用之也凡人與人酬接應對必須內外相符心口如一而後可以服人之心而相與慕悅之今佞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憑空造出言語以巧爲辨論不根理實不本眞心其禦人也但取給於口耳使人聽之似乎有理一時欲置辯而不能口雖被屈心實不服人人相與憎之言愈多則憎愈衆以爲喪心亂德敗國亡家必由乎此安得不屢憎之也不特無以取悅而反以取憎佞豈非無一而可者乎至如以雍爲仁仁道至大幽獨難窺豈易得全故吾不知其仁否然其不佞並非短處正是他之長處何用佞爲哉子之論人殊失其倫矣夫子斥佞如此天下庶知所尚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此章見聖賢貴有經世實學聖賢學問在此即經世事業在此使開不是試開說開又淺於使開雖重吾斯何然此是敘述體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

合首尾方可見開故首尾不可過畧中句亦不可發揮太多須以中句作主而合首尾以發明之斯字指修己治人之理不指事言篤志內兼已見大意不安小成二意○聖賢未嘗以不仕爲高而亦不可以輕仕爲心聖門有漆雕開者其才已可守一官任一職故夫子一日使之仕人情不使之仕猶思出仕而況使之意開必歡然從之矣而開則以爲吾非不欲仕也但必學優而後可仕今吾於斯修己治人之理未能窮究透徹體行完備實得於心而信之不疑則尚是學之時未是仕之時也開此言似非夫子使之之意而夫子則反從而悅之何也蓋才可適用即出而應世亦未爲過但學問尚淺則成就亦小未免惜其立志之苟安矣今開言如此則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求至於眞知之地而無毫髮之疑必欲求能爲大成之業而遠小就之功眞可謂篤其志於學者矣夫子安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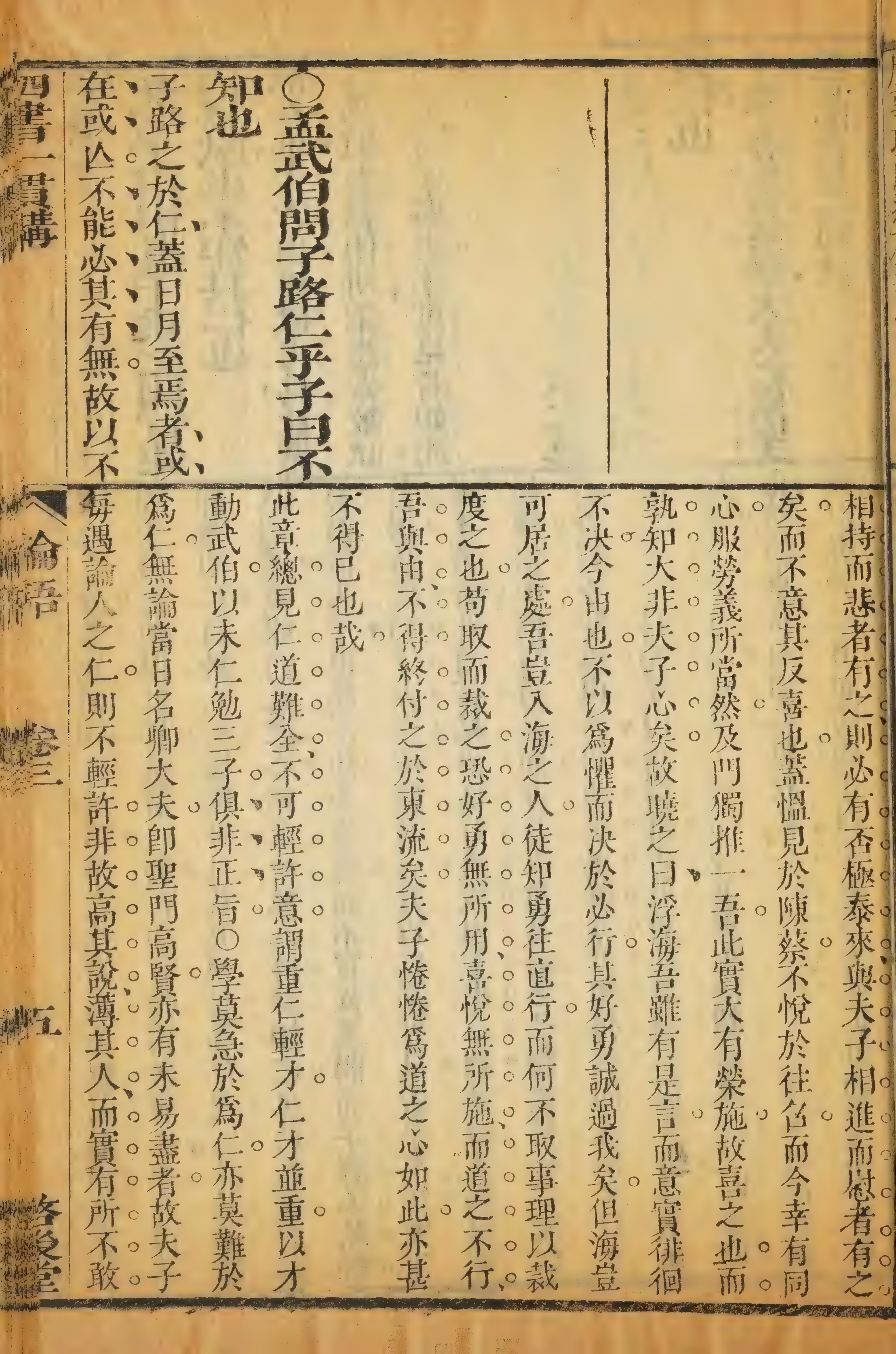
口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悅之也而使仕之心有所不必執矣可見君子爲學不必不仕而亦不可輕仕有如此

此見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始終嘆息無非惓惓爲道只重道不行句好勇只指勇於從說取裁只就浮海上說○隱士忘世聖人憂世至憂世之甚而激爲忘世之言其一片熱腸天下後世猶將諒之何況及門而何子路之尚未深曉也夫子一日發嘆曰吾向來欲行其道於天下故周流四方不憚勤勞乃至於今明王終不作矣舉世盡無邦矣吾之道其終不得行矣乎既不能出身以撥亂爲治又何忍目擊夫舉世亂離我將奈之何哉或者乘桴以浮於海身遊世外庶可免於悲傷而風波縹緲之鄉安可無同心共濟之人畏怯者不肯前輕義者不樂助而我門之中由則非其人也從我而往者其由也與子蓋不過而自傷之詞也使子路聞之而知其心則必有欷歔泣下與夫子



相持而悲者有之、則必有否極泰來、與夫子相進而慰者有之矣、而不意其反喜也。蓋阨見於陳蔡、不悅於往佛、而今幸有同心服勞、義所當然、及門獨推一吾、此實大有榮施、故喜之也。而孰知大非夫子心矣、故曉之曰、浮海吾雖有是言、而意實徘徊不決、今由也不以爲懼、而決於必行、其好勇誠過我矣。但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徒知勇往直行、而何不取事理以裁度之也。苟取而裁之、恐好勇無所用、喜悅無所施、而道之不行、吾與由不得終付之於東流矣。夫子惓惓爲道之心如此、亦甚不得已也哉。

此章總見仁道難全、不可輕許、意謂重仁輕才、仁才並重、以才動武伯、以未仁勉三子、俱非正旨。○學莫急於爲仁、亦莫難於爲仁。無論當日名卿大夫、即聖門高賢、亦有未易盡者。故夫子每遇論人之仁、則不輕許、非故高其說、薄其人、而實有所不敢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

知答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誣也是故孟武伯一日問弟子之仁而夫子皆以不知答之其問子路也殆以其好義勇行於仁必有得焉者而夫子直曰不知蓋以仁具於人心無迹可見其天理之或存或亾其私欲之或消或長惟自己之心知之而他人何能知之也武伯疑知弟莫若師夫子退托不知必欲隱而不宣故又問而子終不敢輕許因告之曰子大夫必欲吾言其以仁爲可見者乎不知天下惟才著於外而可見由也好勇設以千乘之國使治兵賦則可訓練倡率旣有勇且知方然克敵易而克己難故其心之能仁與否總不知也由不知則維求與赤可類推矣而武伯又以求於仁何如爲問子曰求亦惟才著於外而可見以多藝之求而任千室之邑宰百乘之家宰必能理煩治劇修政治民而可使也然治事易而治心難故其心之能仁與否吾亦不得而知也又以赤於仁何如爲問子曰赤亦惟才著於外而可見以知禮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之赤而束帶立朝與大賓小客言必能不亢不卑服鄰光國而可使也然立言易而立德難故其心之能仁與否吾亦不得而知也夫子於三子皆不之許可知仁道至大爲之終身而不足仁理至微問之一心而難慊有如是者及門且然而況非及門乎武伯亦可曉然於仁而勿輕言矣

此章夫子借回以醒賜抑其英露之氣而進之以沉潛之力也孰愈一問以發其悟弗如一與以堅其心子貢安得不猛然自省抑然自下不敢自恃聰明而着力體認也知十知二雖在知上說然知之淺深皆由心之靜躁得來窮理力行工夫深淺俱於此見子貢深悟夫子之覺醒者在此夫子深善其覺醒者默契吾意故決而與之以堅其心但以比較高下以退爲進自知自屈慮說者尚屬浮游影響之見○學者求道非聰明不能入恃聰明亦入之不深故與其英發駑馳不若沉潛體認聖門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講　顏子子貢其聰明爲最而子貢之聰明發露於外不能如顏子之沉潛體認無如子貢恒不自覺故夫子欲提醒之而謂之曰賜汝平日自任聰明似乎無人能及然而尚有回在吾今以汝與回較之必有一愈焉者矣女亦知孰爲愈乎突然提醒之下子貢驀然自思不覺爽然自失對曰子而以賜與回較乎亦大非其倫矣賜也豈特不能愈回即欲望之而亦何敢也賜與回受教夫子而有所聞道也同也因聞體道而有所知也則迥相懸也回也不恃聰明沉潛體認之下即一理而遂能洞見始終吾見其聞一以知十矣賜也恃其聰明涉獵推測之餘即一理而但能漸次觸類不過於聞一以知二耳即所知之淺深而體道之浮實可見賜之不敢望回如此回其愈賜哉夫子恐其一時雖能覺悟驚顧難安未必心常誠切屈服自悔而因決而嘉之曰女以爲何敢望回則固自信爲弗如回矣豈特女自信吾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亦深信之子之悟道誠弗如回之悟道也子之體道誠弗如回之體道也夫弗如人似乎不可與然弗如而無自知之明則不可與弗如而無自屈之誠則不可與今女既能自知而不蔽又能知之而自屈知其悟道之淺而自屈於深則必悔其淺而求所以深知其體道之浮而自屈於實則必悔其浮而求所以實此意大是難得吾與女此弗如之念也夫子之發其悟而堅其心者如此子貢聞教今而後自必悔悟深切而善用其聰明其終聞性道有以夫

此章總是責予之怠惰首節其詞切使之警懼次節其詞婉使之愧赧聖人觀人未嘗聽言信行始亦未嘗受人欺今亦未嘗晝寢人特爲警予故抑揚其詞○業成於勤敗於惰故教人觀人皆於自強不息卜之不意聖門宰予竟有晝寢一事古人好學至於日昃不遑終夜忘寢而今倒晝作夜如此怠惰極矣夫

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予哉以不足責者深責之曰甚矣予之自棄也吾非不欲教予然必視乎其志氣譬之木然堅好者方可雕琢譬之牆然潔實者方可杇鏝今則如朽木矣雖欲雕之而不可也如糞土之牆矣雖欲杇之而不可也志氣昏惰則教無所施於予乎尚何足誅責哉予之怠惰如此而不日往往以篤志好學自命則行不逮言又甚矣故復以自引咎者隱責之曰予之怠惰固不足責而吾則深自幸矣人之言行本宜相顧而考行者亦願以聽言信行者存忠厚之道何樂以聽言觀行者效苛刻之為無如在人者不無勤惰之殊而在吾者因不得不有今昔之異蓋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即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又必觀其行雖嫌於舍忠厚而為苛刻而是輕信失人之誤則幸得以改矣鑒於誰而改之於予與而改之也予之言輕行惰一至於此豈吾望於予之初心哉二一切一婉子之警予者深矣今而後予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

尚敢晝寢乎哉

此嘆剛德之難只重首句嘆未見正是激發天下處然夫子口中不便講透當留或問地講在言外不妨剛兼心體浩氣說不屈是不屈於事物非不屈於慾不可預照慾字講剛非僅與慾相反天下儘有淡泊寡慾而未必無屈者而況慾乎故嘆未見剛德者非嘆未見無慾者慾乃不剛之根慾非剛特爲棖言之照悻悻自好說即色厲意矜名好節與人爭勝也焉得作不是看○剛之爲德必學問充足涵養純粹方能之剛德既成掀天揭地事業都做得去而其心仍視若無有其外退然若不勝非僅不屈於慾也故夫子一日思之曰凡人立身處世須有剛德乃可任道植立堅固不爲物撓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使吾今得見其人豈非吾道之幸無如率皆日趨委靡不克振拔性無浩然之氣事無有主之守求其可以剛名者吾未之見也夫

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

子之所謂剛必有所以爲剛者所謂未見必誠有未見者或人不知而以申棖對見棖生平悻悻自好有似乎剛也夫子欲爲剛辯不得不爲棖辯而曰子以棖爲剛亦未知棖之爲棖矣人惟心之無慾方可進於剛今棖多嗜慾人也夫見可慾者必至喪其所守而志氣爲之屈矣焉得謂是剛也夫子只言慾之非剛剛之爲剛雖不言而亦可因是見矣可知剛必學問涵養深到方能從性體發出剛強但能無慾尚未是剛而況慾乎信乎剛德之難見也

此見無我之難欲子貢實用其力也抑爲未及正進於及意天下言易而行難直以自任恐能言未必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仁恕字兩邊口中俱不可入○人我之情極不易平有能平者猶將兢兢不敢自必乃子貢一日居然自任而言於夫子曰學以平情爲貴賜見世人往往見有我不見有人非理相加紛紛不

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已何情之乖也賜則以爲人我本同一心初無間隔故我心所不欲則人心亦不欲何難視人猶己視己猶人使事皆當理而情無不平故凡非理之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焉夫子恐其自許太過而行終不逮故抑之曰賜也爾云亦欲無加自以爲此詣固能及矣自我觀之最難去者我見最難平者人情當此心開明時自謂我能捐爾我及至施受之際稍不檢察則內蔽遂施矣求其渾然一體而無絲毫之不平非克盡己私心德純全者未易言也今爾尚須勉力操持用心推暨方能漸及而如以爲今日即能及此自然無我則非也可知不願勿施者恕從此求之則可及於仁不欲無加者仁以仁自居幷將失其恕夫子抑之非即所以進之乎

此見聖人施教有序而學者當循序漸進也聞有難易皆因教不躐等而教之所以不躐等仍因學之有淺深兩聞字俱是心

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領神會意以易聞引起難聞非謂可安於不聞正見當由易幾難必求聞性道而後已也。子貢既悟性道而嘆其美曰吾今而知夫子之教之有序也夫道有見於文章者有存於性道者此皆學者所當心領神會而聞之者也故賜也昔日方從事文章而即馳思性道以為粗淺不足學而精微有可求意欲一蹴而至無所不聞而無如夫子之教則有次序其動為威儀而燦然昭著發為言詞而秩然條理則常以之示人而不倦而其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道則不輕以示人而多秘而後知精微之理必由粗淺而入循循下學功候既到而後可以引之上達苟下學未至而輕以授人反將臆度妄想失其所據而無由入道故夫子之文章日見於外者可得而聞求踐履以聞之而夫子所罕言之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一時驟聞之也聞之有難易自夫子之教為之而實因學力之淺深為之也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可不循序漸進以求至乎自然而得聞性道之候哉

此形容子路急行之心也只重唯恐有聞句然不重慮後只重急前乃卽慮後以明其急前之勇行兼遷善改過言○門人深嘆服子路之勇行而以其急行之心形其急行之勇以爲吾今深有服乎子路之行之勇也吾卽其勇行之至而如見其心之切吾想其勇行之心而益信其行之勇人之有聞而逡巡不行者無論矣卽能行亦於得行時急以行之而已而其未得行時其心未必卽急急也若然則雖勇行亦必有不及行者矣非勇之至者也若子路之勇行則不然但見其方有所聞而未及能行的時節其心卽欲將所聞見之於行故追而爲恐憂急焦躁唯恐後聞之復來而行之或有所不給非恐其有聞正深恐其不行也未行而恐不行則方行而急於行可知未及行而恐有聞則既及行而恐無聞又可知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

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而後其心始快也是直勇行之至者矣吾黨何能及之也

此見聖人不沒人善之處但就謚論謚非許其素行也好學下問須切爲大夫言。聖人論人惡而知美因名責實則雖一節之美亦不輕沒如與子貢論孔文子是矣子貢以文子素行不端而并疑其謚之溢美問曰謚者國之公論文者謚之美名必行無玷者而後可以當之若衛大夫孔文子之爲人似無足取者乃易名議謚謂之爲文何以故也得無有溢美者乎子曰文子之文非無其實就文論文原有二端可取以合之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而文子天資則明敏矣而不敢自恃好博涉經史以學之而諳練故府之典故無有厭心凡人位高者多恥下問而文子爵位則尊上矣而學有所疑下與庶僚賤士而問之以廣集衆人之思益無有恥心即此二事便與文之謚法相合先

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

王謚文其義不一大至經天緯地小至勤學好問皆得謚之爲文衛人據是易名於實不誣是以謂之文也子何必舍是二者多所求備而疑其無當乎孔子之不沒人善固見持論之公而素行原未嘗取亦於是可見矣

此夫子表揚子産勿謂不足之意執政之道不外四者故特表之四者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須切子産鄭國說使字乃駕馭意非役使之使○春秋之時名卿執政往往不乏而無當聖心者以其治之不合乎道也而子謂子産獨不然以爲大臣秉國必以古君子之道見之上下之間方爲不愧其任苟徒逞其才智而不規於道則雖功施上下終流於苟且雜伯之爲亦何取焉若鄭之子産於君子之道已有其四焉四者何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而言恭於子産恐有難焉者位高則易侈才大則易矜乃其行己也遇僚采以退讓居成功而抑損何其恭也一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溫溫之君子矣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而言敬於子產亦有難焉者歷事四君則權重易凌相經四十餘年則節久易變乃其事上也內則小心以竭忠外則慎謀以禦侮洵其敬也一翼翼之君子矣君子之道在乎惠以養民而子產時之民豈易以惠養乎國小而逼強大既奔走之不遑多難而數興師又悉索之難已而子產則一以噢咻為事而殖其田疇一以安全為念而誨其子弟其養民也惠非所謂古遺愛之君子歟君子之道又在乎義以使民而子產時之民豈易以義使乎族大多寵而僭侈者習以為常秉蘭贈芍而淫亂者比戶皆然而子產則辨名定分以約束其心志則刑立制以移易其風俗其使民也義非所稱古司直之君子歟立身行己事上臨下四者皆合乎道如此雖未能有大人格心之業而與世之才智自逞矜驕苟安者不侔矣是以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眞春秋之良執政也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此節取平仲之交以維衰風意久敬正所以善處人字內兼上下邪正言敬字兼不抑不驕二義須說得內外交盡交字乃交際之交非結爲朋友也居才位之高易以意氣凌人處權奸之國易於卑諂失節其交接頗難故特表之○子曰交道一節亦立身處世所係不可不講而況屬在大夫則上下邪正之間相與頗難苟處之不善未免身名兩敗乃若齊之晏平仲吾觀其與人交也類己者契合無間異己者嫌隙不開尊於吾者疑忌不生下於我者乖戾胥化何其善也此何以故大抵交之失也起於不敬或恃才之高寵之盛則驕傲之下動以意氣凌人或處勢之危時之艱則畏懼之餘易以委蛇失節皆爲不敬抑或初則克修禮節致其恭謹而後不無日習而弛情親而玩雖敬而不久傲則矜名競勢而傾軋之風以開懼則附勢趨炎而黨比之私已熾弛而玩則抑傲猜嫌下累身名上禍君國此交

〇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

之所以不善也而平仲則一以敬處之惟禮自防惟愼相接既無驕傲亦無委蛇既不闊疏亦不親暱而且自始至終持守一轍勿以處常而惰勿以處變而更宜久而敬之者矣此所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揖讓於名卿正士之前而不失其令名出入於奸黨亂人之側而克保其一身善哉平仲之交乎人之遭際如平仲者亦可以平仲之交爲法矣

此重斥文仲之不知即居蔡一節而心術之不端生平之素行可見曰何如其知冷然譏諷使仲自思使人思之而自得也〇

子曰吾魯先大夫有臧文仲者當時皆稱之爲知知者明於事理故但盡人事之所當爲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如是方可謂之知若文仲則不然矣且無論其他即藏龜一事可見夫國有大事詢謀既同然後命之龜以証其吉凶並非全憑龜兆且龜止能明禍福之幾而非能司禍福之柄故不過藏之匱以待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偶用未嘗媚之也而文仲則切其媚之心極其媚之巧而特爲之室以居此蔡又恐蔡之不悅是居也而山其節如蔡之生遊於山而樂其靜也藻其棁如蔡之生依於藻而悅其潔也如此作爲諂瀆鬼神甚矣其視渺茫之鬼神爲實而可據全憑之以趨吉避凶其蔽惑一也所恃在鬼神則所輕必在人事取禍之事不爲而取禍之事反爲之矣其蔽惑又一也而人以爲明於事理而知吾不知其所爲明於事理者何如而能知也即此心術之不端而素行之顛倒槩可見矣譽之者何其誣當之者能無愧耶

此章見仁在心而不在迹武伯章以學問上見仁未仁此章以事功上見仁未仁事爲既善而能當理無私即爲仁事爲雖善而未能當理無私但可爲忠淸只就忠淸之當理無私上論不必論到心德之全要知二子所爲有私不當理固不得爲仁即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無私當理矣而滑夏不討賊乃徇私不當理之大者豈得爲仁故觀過可以知仁而忠淸未可以知仁○仁之爲道至大至精及門之士猶難言之而況列國名卿若要知其仁否必須於事上考其當理不當理於心上原其有私與無私然後可決而不在區區行事之奇特也乃子張好爲苟難見名卿大夫內有一奇事卓行便疑爲無愧於仁蓋春秋之世人臣徇私忘國倖亂圖功者多矣乃獨楚令尹子文齊陳文子二人制行子張深有取焉故問於夫子曰子文則三仕爲令尹其榮極矣人誰不喜而彼獨不以爲榮無喜色三已之辱亦甚矣人孰不慍而彼獨不以爲辱無慍色方罷令尹時又將自己舊令尹之政之得失告之代吾爲新令尹者三次皆然喜怒不形物吾無間始終不改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如此作爲知有國不知有身可謂忠矣曰如此作爲豈特忠可爲仁矣乎曰仁者內無私心事又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
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
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
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
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
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
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
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
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

當理方爲仁今忠則忠矣而所忠之事未知當理與否爲忠之
心未知無私與否焉得遽許其爲仁也又問曰崔子弑齊君陳
文子此時已有馬十乘之富誰肯棄之而彼不屑與亂臣同朝
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其臣不忠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又去之
又之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違之
始則卻富貴而不恤繼則但屢遷而不悔如此夫子以爲何如
子曰如此作爲遠乎亂以潔其身可謂清矣曰如此作爲豈特
清可爲仁矣乎曰仁者內無私心事又當理方爲仁今清則清
矣而所清之事未知其確見義理之當然而爲之與否爲清之
心未知其不爲利害所迫而無怨悔與否焉得遽許其爲仁也
卽夫子之不許二子以仁可知心無所爲而爲之當理忠卽仁
清卽仁此夔龍之忠夷齊之清也心有所爲而爲之未能當理
忠未仁清未仁此荀息之忠陳仲子之清也子張於此亦可以

悅於茍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

深識仁道矣

此識文子之行徇私多惑而不能果斷也言外有因文子以立善思之準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意可字是思可非行可也此論處事若爲學則不妨多思○人之處事善謀則無誤善斷則無撓乃吾魯季文子處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人以其爲賢大夫遂信三思爲善謀而無弊而不知謀而不斷正其不善處故夫子聞而譏之曰思何必以三爲哉人之處事不思固不可多思亦不可事之理有一定而事之變則無窮不思則粗疎漫應道理必有違多思則狐疑不決私意必滋擾其思皆不可者也故善思者只計是非不籌利害凡事到面前必須着意仔細思量以求其理之是非思而得之是爲一思倘事有難處理有隱深又須平心重復思量一番以求其理之百是而無一非是爲再思則理之隱者必顯事之難者亦易其思斯可

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畢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爲精詳矣於是當行者卽當決斷行之不當行者卽當決斷不行力爲善於處事之人其思爲可法其行必可觀若文子之三思棼疑滿胸吾知其蔽於私而阻於行者多矣豈可以爲訓也卽夫子之言觀之可知善謀者必須善斷然非平日窮理功深豈易言再斯可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

此夫子表武子之忠以立臣則愚處正其忠處以知相形正見與人相反故見其忠知者乖巧之謂愚者癡呆之謂二字要看得宜愚處全在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二句上見不可及亦卽在此保身濟君特帶言之難道不能保濟便爲不忠不成從來殺身殉國者豈不卓卓而能保濟則益見其不可及耳講不可及處須追進一層爲透。子曰人臣仕於人國往往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知巧爲得計誰肯自矢其愚忠而獨衛之甯武子則有與人相反者當文公時君無失德國無多難是亦有道之時

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也而武子則安常處順行所無事而知當成公時強臣伯主交搆君危臣禍不測是正無道之時也而武子則竭忠冒險委身奉君而愚自人言之必以爲愚不知知矣而自吾論之國家無事可見隨分盡職凡有乘時之哲靜鎮之才者皆能之故其知猶可及也若其多難極危之際君過深矣忌嫉甚矣同事皆誅矣以知者當之必深避而不肯冒而處之矣而彼獨不計利害忘身事君如此此豈粗知臣節勉強從事者所能爲必其發於天性者爲摯本於學問者深沉故能始終一節而無悔心假令身不保君不濟已卓卓乎不可及矣況又能保身濟君更足見其一點忠誠足以感格內外消弭忌嫉其愚誰能及之可見忠誠皆成於愚而敗於知彼能知而不能愚者其以武子爲法哉

此見夫子爲道深心裁小子以傳道則不得行於今時尚可行於後世關係甚大非不得志而爲無聊之思也連說歸與有振

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

奮四顧光景便含傳道意莫作衰颯語狂簡二字連看狂則必簡簡正狂之本色成章二字解與孟子內不同孟子意在漸進如善信美大是也此則尚指狂簡言不知屬小子裁之在言外

孔子於三至陳之時知道終不行故在陳而發嘆曰吾初意以行道爲急故且置傳道爲緩圖而周流不已至於今其終無用吾者矣尚可眈戀窮途而忘千秋大業乎其且還轅息啣而歸與其且還轅息啣而歸與盍不得行其道於當時則當傳其道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狂而簡者多惟其志趣高遠故每脫畧於小節亦惟脫畧小節故志趣遠大就其狂而簡處觀之斐然文采可觀已各成就其一章矣乎蓋志趣高遠則於道理上見得高任得起脫畧細故則於勢利上誘不動牽不住天趣洋溢自有一種光明俊偉之槩足以彪炳宇宙掩映千古豈不成一體段豈不斐然可觀但其學力未至氣質未融則就其過高

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疎畧處不無屑越規矩之外能致廣大而不知所以裁抑之以盡其精微能極高明而不知所以裁制之以道夫中庸而吾復不歸而裁之則終過中失正而吾道無傳既不得行於今時又不得行於後世矣安得不急於歸也進有所係退更有所關出無所成處自有所就吾玆重自決矣

此表夷齊無私之心以見嚴中自寓至公意不念並非實事只從嚴中想出其惡出於至公豈有念舊之理當論夷齊不同泛論可見和中有介介中有和總是一個無私之心。子曰吾嘗上下古今而見有所謂伯夷叔齊者二人固千古惡惡極嚴之人也迹其不立不言抑馬隱山之槩疾惡如仇如此人必疑其度量狹隘一無所容而不免於人世之怨矣而吾爲之因其事原其心惡之者非惡其人惡其惡耳有惡可惡必不稍假則無惡可惡必不稍苛假令其人改過自新其惡已舊矣惡化則夷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

齊惡惡之心亦與之俱忘決不追念其舊惡而棄其新善也蓋其胸中純是義理並無私繫惡之無非欲人爲善之心淸介之中自具公平所以被其惡者樂其後來之能恕諒其前日之無他而以爲我自取之於彼何尤怨因此而希矣在夷齊非欲弭怨而不念在人情雖欲致怨而無由知夷齊惡惡之量與服人之處誰謂其隘也世之惡惡者可稍徇其私哉

此見夫子維持直道以觀人於所忽也譏微生卽所以維直道一人之竊直可恕而舉世之喪直可憂故不得不辨非好訐人之私也○子曰人之立心制行自當一出於直道然所謂直者無論大事小事不必順理不生委曲不沽名譽方爲無愧不然未可輕信也如微生高是已乃魯人皆以直稱高彼將儼然自居於直矣自吾觀之孰謂其直者乎卽以細事觀之有一或人曾就高而乞醯焉己無以應則卽告以無知鄰獨有則卽告以

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

鄰是之謂直乃高竟自乞諸鄰而轉以與或委曲其意以徇乎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旣以欺或又以欺鄰其爲不直莫甚乎是細事且然大事必甚一節如此生平可見壹人致飾而竊直之名衆人不察而效高之爲將舉世無直矣其可乎哉吾是以不得不置辨也人其知所爲眞直可耳

此章重戒人之諂險而恥見人心同惡以是激發其良心使其知所恥而不爲也○子曰誠心直道人之良心若諂媚奸險而甘爲之則良心喪盡人類不齒矣郎如言也是曰是非曰非色也喜則喜怒則怒致恭於人也不敢過不敢不及方是本心所發而今有人焉言則過爲巧好以悅人之聽色則過爲令善以悅人之觀恭則過爲卑屈以悅人之意諂媚如此本心全喪外無以對人內無以問心彼自以爲得計而孰知有本心者必以爲羞愧在左邱明遇其人固恥之而邱亦恥之又如人之相交

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有怨則親有怨則疎背懷憤恨見即鬬爭方是本心所發乃今有人焉藏匿其怨而故與友善使人不覺伺便中傷奸險如此本心全喪外無以對人內無以問心彼自以爲得計而孰知有良心者以爲羞愧在左邱明遇其人固恥之而邱亦恥之即吾二人同心其餘可知古今共擯尚得爲人可不警醒使其以人之恥反而自恥則言貌交際之間庶有返乎

此章總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雖有大小安勉之不同然不必有所軒輊子路視人猶己無一物繫累其心顏子并無己見無一美厭足其心夫子人吾各得無一處或遺於心聖賢之志何等氣象直萬世之法也由志重在無憾方非俠烈一家回志在無施伐看作有心着力方別於夫子子則因人而施從心而出自無不通方是安仁地位○聖賢之志皆能大公無我而分量不同則其氣象微異於子與顏路言志可見焉昔顏淵季路侍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

側夫子見其學問有素思及其胸中之志願不知若何故語之曰士各有志爾豈獨無吾與爾師弟一堂無不可出此心以相証爾二人何不即爾之志而各自言之也子路曰由何志哉由見天下之人鄙吝成風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由竊傷之由則視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得私何況區區車馬輕裘視天下之人莫非吾之一體何況義屬朋友故由而無車馬輕裘也則已如其有車馬願與朋友共乘之即乘之至敝而吾心無憾焉如其有輕裘願與朋友共衣之即衣之至敝而吾心亦無憾焉蓋物有完必有敝而敝於友無異敝於吾也何憾之有由之志如此顏淵曰回何志哉回見天下之人驕矜成性見小而量淺回竊羞之回則知善勞皆性分所固有原非獨創之奇善勞積終身而不足何有一得之長回而無善勞也則已如其有善於己視之如未有善自伐之心願無之如其有勞於人視之如未有勞施

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

人之念願無之蓋伐施則善勞止於此卽有善勞亦不足言善勞矣故願無之耳回之志如此子路見顏子之志大於己則子之志必更有不同者故請曰願聞子之志子曰吾何志哉亦惟欲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已矣前乎吾者有老者焉老者之心欲安吾則如其心而安之衣帛食肉以終其年同乎吾者有朋友焉朋友之心欲信吾則如其心而信之披肝瀝膽以固其交後乎吾者有少者焉少者之心欲懷吾則如其心而懷之飲食教誨以玉於成無人不與吾體相關無念不與人心相遂而吾之志始快然也合而觀之雖子路公物於人未必能普濟天下顏子無美於己未免尚出於有心夫子則仁覆天下何有一物固物順應何知去矜固非二子所及然大道為公不涉一私初無所異有此存心卽有此實事天下所以賴有聖賢也人亦可以觀聖賢之志而知所與矣

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此夫子激人自新意內自訟三字俱重見字輕曰未見正望見之切曰已矣正難已之深○子曰人孰無過貴乎能改而所以得改一在能見一在能內自訟不見則欲訟而無由不內自訟則雖見而無褫然見易而內自訟爲難訟則必求戰勝承他人之責備猶或而從何若自己之刻責實出眞心外而引慝一時之悔悟猶淺何如心裏難安寤寐之疚病實深如是而能改也必矣吾常以此望天下而思見其人久矣自今觀之已矣其絕望矣乎身在過中彼昏不知卽能偶覺而因循苟安者多欲求實能見其過而不言而心自咎責者吾目中未見其人也不內自訟安能卽改無心之失遂成有心之愆過日積而多德日荒而敗吾不知其所終也已過之不可不改如此豈終絕望矣乎

此勉人好學以全其美質也如邪不如邪作指點語不作比較語必有是易得意不如言自不好學耳○子曰人之造道不在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資質之忠信而在此心之好學忠信不過立好學之基而好學方可以充忠信之量故能好學即無忠信之質亦可以造進於道不好學即有忠信之質亦難與聞於道乃人往往謂吾非不欲學以聞道而無如賦質浮僞不能如孔邱之忠信雖欲學而無由不知美質易得無論通國大都即如十室至小之邑亦必有天資純樸篤實如邱者焉而終不得聞道者無他邱則不敢恃其質之美而篤好夫學孜孜焉廣見博聞以窮其理皇皇焉操心力行以體夫道故能充擴此忠信而有以全其質今之人則雖有美質而不知學即知學而不能好浮游爲心因循爲力知之不精行之不盡特此之不如邱而遂至終身不能偕之大道也夫美質賦之於天不得自主好學盡之於人得以自力不自主者易得之而得自力者反不自盡亦獨何哉人愼毋口實於邱而甘自棄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
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
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
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
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
簡乎

此章因論簡而得千古爲治之本本敬爲簡簡方無弊首節未
可即露簡字可也簡要說得斟酌仲弓疑子過許故辨簡敬兼
內外居要敬行又要簡兼兩層然字兼可不可言夫子可雍雍
問伯子子許伯子時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在但口中則俱不說
出○後世治道不失之淸淨則失之煩苛論治者亦無所折衷
不求其本原不識其大體此能居南面者所以往往而鮮也不
觀子與仲弓之論南面者乎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然必
有人君之度方可以居其位故非其人莫可使也乃今觀吾門
之雍也人君之體度優矣使之居南面之位必可以臨民出治
而有餘也仲弓知夫子之許己想必以簡故而未知其是否因
借子桑伯子以爲問曰伯子之爲人何如其意以爲若不許伯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之簡則必許吾之簡矣而子曰伯子之為人近似有當乎人心有宜於處世殆亦可也人之立身處世恒多瑣細自取煩擾而伯子則甚脫畧於世故清淨其日用而簡覩彼煩苛者不亦稍可乎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疑其為過與因就簡而辨之曰夫子以伯子之簡為可雍竊思之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簡亦未可以槪論也蓋簡之本在敬若自居以敬則心有主宰身有規矩於是而行簡凡事擇其切要者為之以是而臨其民則事不煩苛而民無紛擾其簡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則心無主宰身無規矩而所行又簡一味踈忽苟且則事多廢弛而民皆玩愒豈非大簡乎何可以臨民也伯子之簡無乃類是而子何以亦可之也夫子因許之曰雍辨簡之言雍固以為然矣而人或有不知其為然者不知自古帝王為治以敬為體以簡為用兢兢業業行所無事明作之中自爾惇大而斷不苟安

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日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日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

好遂以致叢脞故居敬之簡雍以爲可誠然其可也居簡之簡雍以爲不可誠然其不可也言及此而仲弓乃始信伯子之可非眞可而己之可使南面乃眞可矣世之爲治與論治者其亦可知簡固自有本哉

此深嗟好學之不易得而重惜夫顏子也好學全在克己上不遷不貳特好學之驗遷者此移於彼今日移於明日應一分增一分俱是七情唯怒爲難制故舉一以例其餘過兼身心。學之爲道人人當好聖人每以之望人人亦宜以此自勉不然致傷聖心能無自愧如子之對哀公是已哀公一日問弟子之中孰爲好學者子曰弟子之能學者多矣而好學者不恒有追思其人獨有一顏回者誠是好學之人也何以見之即以二事言之夫人意有所拂孰能無怒但血氣用事不能禁止因有怒於此而移於彼者是必其學之未至而好之未深者也若回則他

也既云今也則亾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心裏養得和平故物有可怒未嘗不怒而怒於是人者斷不遷於彼人蓋其未怒之前本是鑒空衡平所以既怒之後隨即冰消霧釋如此且人氣質有偏不能無過但人欲錮蔽不知悔改因有過於前而復於後者是必其學之未至而好之未深者也若回則他心裏養得明決故檢之偶疎亦有微過而過於在前者斷不復過於在後蓋其方過之萌即已瑕類莫揜所以知過之後無不根株悉拔如此此非好學之至克盡己私者豈能及此不幸命數短促而死矣今也則無是人欲於回之外而求好學如此者則未聞也夫以弟子之衆而惟此一人好學豈易言哉言之殊可爲回也惜思之殊可爲弟子愧也已

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

此章見辭受取與之當止乎義貪吝是不及固非義慷慨矯異亦非義是為太過哉二子即以立萬世之準不繼富非薄友誼也服勞盡瘁師弟之義重況又不貧為一已善用財即為朋友安分誼使毋辭非周貧乏也報功養廉君臣之義重況非人情為朝廷存大典即為人臣勵忠清釜庾之與以見不當與鄰里之與正見不當辭委曲周全皆非本義只須輕帶求思之與辭亦義所在而非其中尤宜輕叙○記者合記之意以為辭受取與自有至當不易之義存乎其間不可不及亦不可太過於子之哉冉求原思可見焉子華嘗為夫子出使於齊冉子以勞其子自當顧其母恐其缺於奉養而為其母請粟於子夫子不好沒其為友之心欲示以不必與之意曰姑與之釜冉子嫌其薄而請益曰姑與之庾冉子不悟猶嫌其少而自與之粟五秉慷慨不吝可謂輕財厚友者矣而不知過與則傷惠故夫子聽之

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

曰求五秉之與得毋以赤果不足以養母乎吾觀其適齊也所乘肥馬所衣輕裘其家富矣吾聞之也君子用財但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之與毋乃繼富乎以有用之財而置之無用之地在與者旣失之不當而受者又失之不安非義也夫子爲魯司寇時以原思爲之家宰因與之粟九百此爲宰而與非爲思貧而與也而思素甘淡泊自以爲無用此多粟故辭之廉潔自矢可謂刻意勵行者矣而不知過辭則傷廉故夫子曉之曰思九百之辭得毋以粟爲可辭乎不知此乃朝廷有常之典一以報功一以養廉若辭之則視君之祿爲妄與旣無以處君凡臣之受爲妄取又無以處人人將以爲矯情沽譽非義也故毋辭倘子以爲多而無用則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可以轉以與之何嫌於受也觀子裁二子如此則知辭受取與自有中正之義求與思雖足以風天下之貪吝而無當於萬世之常經

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此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

故無取焉然則吾人精義之學可不亟講哉

此只泛論世類難拘以破俗人之見子賢父賤不可入夫子口中言外有勉人修身遇種意困勉錄云單主觀人者不可拘世類而惟好德不兼勉人自立意作餘波則可特避之○仲弓父賤而行惡當時有因其父而并鄙薄其子者故夫子私論以表明之曰大凡觀人者只論其人之自立何如而世類不足拘也不能自立雖世類卓卓不能掩其子之惡能自樹立雖世類卑卑不能廢其子之賢此如犂牛之子一般彼犂牛不中犧牲固爲無用之物而其子竟色則騂而角且正既合當代之尚又中犧牲之選此雖在拘迂苛刻之流以其所出不佳遂欲勿用以

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

祭而以理論之彼山川之神聰明正直自有眞賞豈有不歆其祀而舍之者乎即牛之不拘於世類如此可見賢愚本無定類即在邁迹自身毀譽亦無定情識者鑑衡自在相士者自當有破俗之見而自修者亦勿以此而自灰其志也夫

此章明弟子求仁之淺深一美一惜皆所以造就之也顏子尚與安仁者隔一間與顏子相懸者何可不勉不違兼知行動靜言至者亦實能造到此但與回有內外賓主之別耳○子曰仁之爲道心所固有本相一而不相二在內而不在外者也又安有與仁違去而待自外至哉然自私欲既隔之後而治心之功有淺深則其心之於仁亦有淺深吾嘗見夫回與其餘二三子

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矣回也以明粹之資深克復之功故其心於理欲之介有明而無昧於理欲之防有合而無離即至三月之久而靜固不違仁動亦不違仁也雖三月之後不無偶間而其心亦可謂純矣至其餘未嘗不求仁而天資不無昏蔽學力不無間斷其心於理欲之介昧者多而明者少於理欲之防離者常而合者暫求其能至乎仁之域者或以日計或以月計焉而已其心與仁有淺深如此孰非治心之功有淺深爲之哉其餘固當自勵以求如回之三月不違而回亦并泯此三月後之偶違庶可謂安仁者歟。

此見三子才有可用欲其隨才器使之也○唯夫子才無不備固可大用於時豈特從政而已至如及門其才亦各有所就使之從政必能興道致治以救魯之衰乃當事不察而猶將信將疑如季康子是已一日問仲由之才可使從君爲政也歟曰凡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若由也資性剛勇遇事能斷是個果的人果則可以任難勝重於從政乎何難之有曰賜也其才可使從君爲政也歟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若賜也心胸明亮事理精通是個達的人達則可以剸劇剖疑於從政乎何難之有曰求也其才可使從君爲政也歟曰凡人才難泛應者不足以從政若求也心思工巧處事多方是個藝的人藝則可以隨機應變於從政乎何難之有雖子大夫隨其才而器使之可也康子疑其未必能從政而夫子一一決之如此無非欲其用之也而康子究不能用坐令此果達藝之才無所得效於魯而魯之政亦日益以非是誰之咎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

此見閔子明於出處之義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也善辭句是

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一)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正意下二句乃示以辭之決意言俱甚婉而意則甚決○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思欲得有德行者以化之故遣使召閔子為費宰閔子以君弱臣強不欲臣於季氏以助之故對使者曰承子大夫美意意謂吾長於仕也豈知我實迂疎不任此繁劇之邑我之意固欲辭此召也我既不欲仕則不及面辭於大夫且草野之人不善於言語未必能動聽不若我子素嫻辭令又大夫所素信其為我委曲陳詞以達我不仕之志而止其召可也若辭之不獲必欲強我出仕而有復召我之舉則我志已決必不違其初念不得已而遯跡而逃逍遙汶水之上必矣蓋在魯可強在汶其可強乎何苦徒勞往返也吾子知吾此意而為吾辭也宜益善矣觀閔子此言詞婉而意峻既不失身又不犯忌真有德之言也夫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此夫子重傷死之可惜、而篤於師弟之情也。○伯牛有癩疾將死、夫子往問之、其家遷牛於南牖下、以尊夫子、夫子不敢當、而即自牖執其手、與之永訣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然此豈其人之所自致哉、乃命矣夫、斯人也、不宜有此疾、而竟有斯疾也、斯人也、不宜有此疾而竟有斯疾也、其眞莫之致而致者矣、豈不甚可痛惜哉、痛其亡、表其賢、師弟之情、何無已也

此表顏子心得之深、只重不改其樂句、非贊其安貧、乃就其心得之深、見其所造高、所養純、故以賢哉重嘆美之。○子曰凡人

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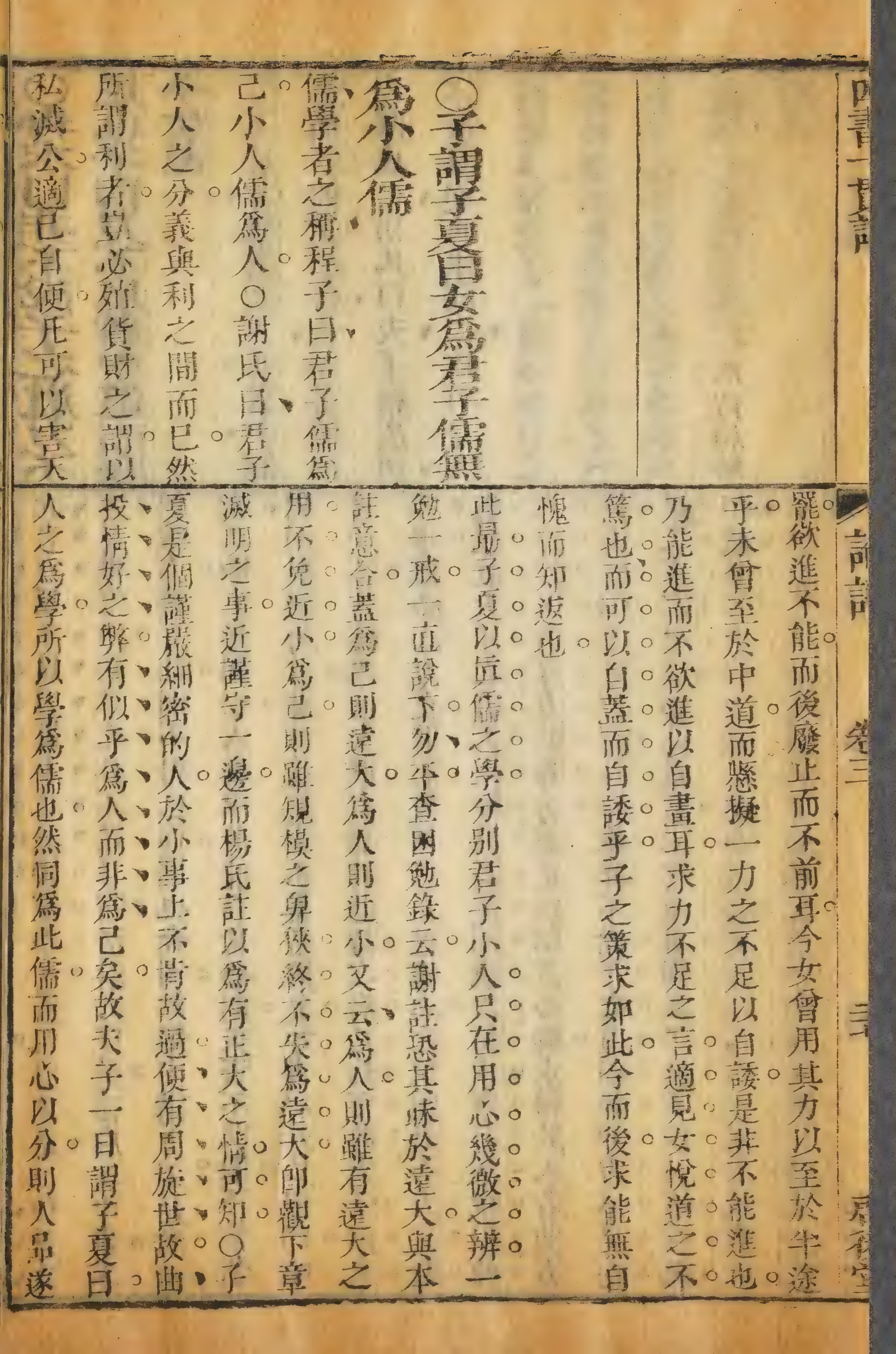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學道者多而得道者少故欲造詣之得稱為賢也甚難以今觀於回則賢哉其回也乎何賢乎爾則以回心得之深而實有其真樂也蓋人唯心之所得不深則易為境所移如回之境何境乎問其食則僅一簞也問其飲則僅一瓢也問其居則在陋巷也其貧困極矣使他人處之則必有不堪其憂慼者而回也快然自得忘乎其貧而其胸中素所自有之真樂絕不以是而改焉陶陶遂遂若將終身真超然於富貴貧賤之外者矣其心得之深如此非其學問充盈涵養純粹豈易及此賢哉其回也乎世之學道者蓋如回也其亦可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此言力無不足以策求之退諉重今女畫句力不足二句是言不足模樣以明求之非不足耳當活看此中道而廢與中庸不同彼自廢耳此則不得已而廢也查困勉錄內講力不足者切實之極宜參閱○人之求道能自奮發則天資不能限不能奮發則退諉將日滋求其進而不畫者難矣如冉求是已聖門唯冉子不肯精進而又欲自掩其退諉之病乃飾言於夫子曰人之求道必心力交備而後可以上進然心之悅道易而力之赴道難故夫子之道人人知其高美而悅之而求寧有不悅但他人得於天者厚力能強勇而足以副其心獨求得於天者薄力甚柔懦而不足以副其心故非不悅子之道而無如力不足何也夫求之退諉如此是實未嘗悅也而夫子且不破其不悅而但破其不力曰力從心生心既悅矣而力焉有不足者哉借曰力不足其人必實用其力以求之勇往向前至於中道氣力疲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

罷欲進不能而後廢止而不前耳今女曾用其力以至於半途乎未曾至於中道而懸擬一力之不足以自諉是非不能進也乃能進而不欲進以自畫耳求力不足之言適見女悅道之不篤也而可以自蓋而自諉乎子之策求如此今而後求能無自愧而知返也

此最子夏以眞儒之學分別君子小人只在用心幾微之辨一勉一戒一直說下勿平查困勉錄云謝註恐其昧於遠大與本註意合蓋爲己則遠大爲人則近小又云爲人則雖有遠大之用不免近小爲己則雖規模之卑狹終不失爲遠大即觀下章滅明之事近謹守一邊而楊氏註以爲有正大之情可知○子夏是個謹嚴細密的人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周旋世故曲投情好之弊有似乎爲人而非爲己矣故夫子一日謂子夏曰人之爲學所以學爲儒也然同爲此儒而用心以分則人品遂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

別有爲君子儒焉有爲小人儒焉君子儒者同此致知力行修已治人之事而其心只欲求得之於己並無干名求悅之意小人儒者亦同此致知力行修已治人之事而其心只欲求知之於人少有關修篤行之志止此一念公私之分而遂有人品霄壤之別入乎君子則出乎小人入乎小人則出乎君子甚可懼也在女必願爲君子而不願爲小人而苟一有不愼必有入於歧途而不自覺者故女當力爲勉勵時爲防檢但爲此而無爲彼也

此章見子游之能得人士風不古得端方之士以表率人羣摩勵風俗乃是爲宰要務而子游所得卻與子意脗合大是可嘉故得字是鑒賞意非登用之也○大凡士人貴乎敦尚風節守正不阿然而亦視上人之賞鑒何如苟士敦古處而上好狥時則士品之隳於俗吏者不少矣而何子游之不然也昔子游爲

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媢之惑

武城宰夫子問之曰爲治多端而表正風俗首重得人世不乏端方正直之人而往往離世違俗晦迹韜光故每不易得武城雖小或亦有之女自蒞事以來亦曾訪求其人而得之乎子游曰偃亦嘗留心於是而無如人之不可得者多可得者少幸而有一人焉曰澹臺滅明者其爲人之素行不能具悉而即其一二事其生平大畧可睹焉人之行路亦甚細事故往往樂趨便捷而由徑者有之乃吾聞滅明之爲人其行必由正路而不肯由徑也即此可見其動必以正而見小欲速之事必無之矣人於邑宰樂相親近故往往褻至其室者有之而吾見滅明之爲人必公事方得登見顏色苟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也即此可見其有以自守而枉己徇人之私必無之矣此豈非武城中之一人而可以表正風俗者乎偃之所得如此未知有當於夫子否也子游之爲宰固眞可謂相士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而要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非子游之賢何能得賢如此哉

此表之反之善居功爲天下之居功者訓其自揜其功者其心不以爲功而以爲有罪也不伐是心之虛量之大而所以不伐則由其識之明○子曰人臣有功於國家有自居其功之心便易於矜伐卽其心之自滿而度量之小可知乃吾魯之孟之反其可謂謙退而不伐者乎方淸之役吾師戰敗一軍皆奔而孟之反一人獨爲之殿一軍克全無害之反可謂勇而有功矣他人當此爲得不伐而況將入國門正國人屬耳目之時乎乃之反則反策其馬曰吾非敢於拒敵而在後也急欲逃生而無如馬罷不進何也不惟不居其功而反歸咎於馬以自揜其功蓋人則視殿爲有功而彼則視敗爲有罪也量大識高如此豈非眞不伐者乎世之有功者可以爲法矣

上人之忘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此慨時尚之非末句非爲難免者傷乃傷今世也〇子曰世道之古皆由人心之正故天下唯直道可好而佞口爲最可惡唯有德可親而美色則所當遠人心而若此方見世道之古而今之世不然矣自祝鮀一出衛人好之天下之人亦相與好之自宋朝一出衛人悅之而天下之人亦相與悅之若有人焉仍尚直而不佞卽佞而不如祝鮀有德而不美卽美而不如宋朝終難免於今世之憎惡而擯棄之矣夫非此難免則好惡顚倒舉世盡喪其是非之公心而持守不堅者又將追趨時好以盡喪其羞惡之本心吾不知世道之衰將何所底止也豈不深可慨哉

此示人以道之當由深致怪嘆正以警醒之也誰能何莫緊相呼應須一氣說方得怪嘆神情道字卽就日用常行指點方合以道喻戶本旨誰字兼知愚賢不肖斯字有服前皆是意莫由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亦兼過不及說○子曰事之有道猶室之有戶由之即是雖之即非固無一人可不由亦無一日可不由者也入不知道試即看戶身之出入必由戶事之作止必由道道與戶既無二且身不由戶不過不能出入事不由道則即有傷倫理道之當由更甚於戶乃人之於戶其出入能不由之者誰乎而斯道之關乎日用者獨莫肯由而非過即不及則何以故也使能出不由戶則行不由道猶可解也乃均之不可不由者而一由一不由明乎彼而闇乎此能其所輕而不能其所重眞莫可解矣人苟並取而思之可不速自警醒耶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勉勵學者立身制行貴得其中意重文質彬彬一句先反言正以形彬彬之妙也一反一正字字對準此文質在持身涉世上說不在世風奢儉上說彬彬就現成說損有餘補不足在前一層此質字亦就威儀言詞樸率言若心之忠信豈可損得○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子曰人之立身制行必期至於成德而爲君子然而所以成其爲君子惟在酌之文質之間蓋威儀言詞有質有文固不可偏廢自拘於氣質狃於習俗而遂有相勝者在質勝文者自以爲吾忠信之君子也文勝質者自以爲吾風雅之君子也自吾言之質太過而勝文則鄙陋之甚其弊爲野文太過而勝質則浮僞之甚其弊爲史野固非君子史亦非君子也蓋文質貴乎得中文質相均者固爲得中有時質宜多文宜少有時文宜多質宜少者亦爲得中不可執一若學者果能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而因時制宜恰合乎中使文質彬彬然適均而無偏勝然後爲履中蹈和道全德備之君子矣尚何有野與史之譏哉

此欲人全直以全生意故推原本始以曉之甚言有愧以惕之人當順理意當補在中間直以自然而發並無做作言○子曰人孰不有生但其生也必有所以生之理不可不知也夫人之

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

始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具足於中本無私曲故一有所感觸無不應時而發信心而出不假思索無事安排蓋甚直也如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之心當嘑蹴而與即有羞惡之心何有私曲而罔者乎是直者人所以爲生之理也生理既直則人於有生之後必當全其生理而內不遷於情外不役於物方爲不虛其生若不能順是生理不循自然而故爲矯僞失其真心而益以曲情則爲罔矣罔則喪其生理便無可生而猶得保其生也特偶然僥倖而免於死耳雖人如獸雖生猶死矣人曷勿遡其生之本來思其喪之可愧而全此生理以全人之責乎

此夫子因造道之淺深指出地位之高下欲人勉其所未至必造於極而後已也二不如只就目前造就言非限定後來之謂

○子曰人之於道其用功得力之候大約有三一曰知之一曰好之一曰樂之學者必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方爲有成乃今之

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人往往少有所進即自以爲足而不復更求而抑知其遜有所不如者在乎如終身求道而於道曾無所知固不足言矣若能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雖勝於不知者然心裏方識得未能實用其力而好之也以視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慕之深玩其旨趣而進爲之力而道已造進者不有所不如乎豈可徒恃其能知之而遂已也又如終身求道而於道浮焉不嗜固尚爲淺矣若能眞心實意求必得而後已雖勝於不好者然方力求有得未能實有諸己而樂之也以視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至足流露於身而油然自得而學已有成者不又有所不如乎豈可徒恃其能好之而遂已也此三候者以二人言之則彼此有其不如以一人言之則前後有其不如未到此知不得假借於好好不得假借於樂已到此知不得中止於好好不得中止於樂學者可不黽勉無已以造其極哉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此言教人者當因材而施不然則學無所入而教爲徒勞矣言外亦有學者當自勉意。子曰教者教人當因人而施不可躐等而進在曲成之意豈不欲無所不教使盡人速化而精微最上之道無不貫通而無如人有不同則其語之亦異天下中人最多如其人而爲中人以上者乎則資禀既有不凡學力又可造道如是而教者卽以上者語之將見理雖精微而吾以心傳彼以心受斯超然而頓爲悟矣何不可之有也如其人而爲中人以下者乎則資之所具旣庸學之所造又淺如是而教者遽以上者語之將見必不相入而聽者蒙然教者徒勞反躐等而窒其聰矣斯則何可也乃知教人者可語以精微則當語以精微不可語以精微則且語以易知易能之理其語者非有所私其不語者非有所靳蓋必如是而後高下淺深皆得有所造進而底於有成也此在教者固不可不知而受教者亦當自勉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

使教者但有可語而無不可語則幾矣

此以知者之事仁者之心論知仁就現成說困勉錄不妨兼安勉言最重務義先難然必合務與遠先與後看方見得知者明於事理仁者心無私欲但遠與後正所以足務與先耳但務此而於彼則遠之但先此而於彼則後之可見其事之專而心之純矣敬字亦不可太畧○今夫知必明乎是非之辨仁必去其私欲之盡有何難知而聖門如樊遲者粗鄙近利人也粗鄙則是非之辨不明必將務其所不當務而反不務其所當務近利則私欲之去不盡必將求理之念間於狥私之心故於其問知而夫子告之曰知者之事無他只在務其所當務而不務其所不當務而已凡民義切於日用其所當務者也若鬼神渺不可知其所不當務者也使不用力於民義其心固有蔽矣即用力於民義而又惑於鬼神而諂媚之亦見其蔽也若知者則但於

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能爲

民義而務之日用倫常孜孜汲汲以求必盡而於鬼神亦第敬之不敢慢而並不過於諂媚以邀福免禍又實能遠之焉如是豈不爲明於是非之辨者乎可謂知矣於其問仁而夫子告之曰仁者之心無他亦唯先其所當先而後其所當後而已凡去私存理之事最難其所當先者也若獲報不可預計其所當後者也使心怠緩於所難其心固溺於私矣即不怠緩於所難而旋分心於獲報以間斷之亦溺於私也若仁者則第於事之難者而先之存養省察念茲在茲不敢稍緩而於所獲之效則在置之於後而絕無一計功謀利之私以間斷之焉如是豈不爲心純於天理者乎可謂仁矣夫子言此遲亦可去其粗鄙近利之爲而專其事純其心其於知仁庶有當乎

此章總是發明知仁之妙無窮意各項開說俱跟知仁來知仁是得於內者樂山水動靜樂壽是驗於外者即其內以想其外

〇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〇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見其妙不能一言而盡樂山水是心發爲情動靜是心發爲體體即氣象意非本體也樂壽是心發爲效〇子曰天下之不思爲知仁者以不知知仁之妙也人誠能心胸通曉而爲知者心性純粹而爲仁者則由其中而想其外其妙有不可勝言者以其情好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有似於水故所樂常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見水而樂即不見水而亦樂非樂水也直自樂其知耳仁者本性厚重有似於山故所樂常在山而悅其敦艮之基見山而樂即不見山而亦樂非樂山也直自樂其仁耳以其體段而言知者心無疑理不爲事物所蔽即不爲事物所拘故其心一於流通感固動寂亦動也仁者全乎天理不爲人欲所雜自不爲人欲所擾故其心一於盤谿寂固靜感亦靜也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清明則不爲事若不爲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眞此非有意於曠達而性眞所溢自不覺其自得焉仁者精神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

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夭有必得其壽之理此非有心於衡命而理道所符自常留於不朽焉其歷歷有可想見者如此甚矣知仁之妙也人可不勉爲知者仁者哉

此望齊魯以復先王之道意分別難易皆以鼓其變也○子曰國家求治必如先王之道而後可昔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皆此道也至於今皆非先王之舊矣其勢皆不可不變以復先王之道然其國勢不同故其變亦有難易之不同齊之國勢雖似強於魯而自桓公創伯以來功利夸詐之習勝而先王禮教信義之道已蕩然無存齊之君臣若能自悔悟一變而新之僅可至於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以禮教夸詐既去方可望以信義至於文武之盛尚須再變而後可復也魯之國勢雖似弱於齊而自伯禽世守而後未嘗競於功利夸詐之習而先王禮教信義之道則猶有存焉魯之君臣能自振興一變而新

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

之便可至於先王之道但舉其廢墜而綱紀即已煥然扶其衰弊而風俗即已攸隆其於文武之盛不待再變而已可復也二一國都要變而變有難易如此難則流弊已極愈當變固不可有畏心易則功效可幾亦當變更何可有玩志惜乎俱不知變而先王之道終不得復吾恐齊之亂固不知所終極而魯之衰其亦將不可復救也已

此聖人循名責實之意即一觚以例其餘其感慨也深矣○子曰天下之物有其名必有其實有其實方稱其名若無其實而襲其名名之適足滋愧矣即一觚有可慨者器有所謂觚者因其制之稜角峭厲而名之也今也厭其繁重而樂於簡便去其方隅而變爲平圓則實不觚矣而猶仍夫觚之名夫在昔觚之爲觚果如是之徒名乎哉在昔觚之爲觚果如是之實亾乎哉一人爲之衆人從而和之天下名存實亾相習於其中而不悟

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

其非者有如此一觚矣不亦深可慨也哉

此章明仁道之不窮見仁不蔽於愚意不明理或有窮能明理便不窮千古大仁之人必是大智之人不可陷則仁道不窮矣就救人一事說不可罔是推原所以不可陷之故就生平凡事說是其智處本智以行仁則極世間事無所不可為卽當揖讓便揖讓當征誅便征誅矣豈特救人一事為然哉可逝可欺句輕呂氏說以不可陷為不能救若說自愛愛人惜此身而後可以為天下便是臨難苟免了豈仁人所為此說甚通蓋當捐生而捐不為陷不當捐生而捐卽為陷耳觀註不能救句可見

君子行仁自有圓通妙用故天下有萬難處置之事而必無萬難處置之道乃宰我不知其道而憂為仁之患害故設問於夫子曰仁者以愛人為心則必以救人為急苟於易救者救之而難救者卽不救必非仁者之心也則雖有人焉告之曰井有人

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爲其從之於井以救之也必矣不將羅於患害乎仁道有時而窮仁固如是其難爲也子曰救人必如從井然而方可爲仁則仁道誠窮矣不知切於救人者自有救之之道何爲乎其必欲如從井救人然也君子聞人之禍患不憚以身往而救之可也若從井而救是徒陷其身於死地不可也其所以可逝不可陷者何也則以君子凡事明理理之所有而以欺君子君子未嘗不信之固可欺也若理之所無而以罔君子君子即斷以理而不爲蓋不可罔也今井無人而告以有人曰汝其往救是欺之也曰汝其從井以救是罔之而已矣此所以可逝而不可陷耳蓋身在井上方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必不能救之故君子隨其事之所在揆理度勢必求有濟而後行之則無不可救之人無不可救之憂矣仁道亦何有窮哉宰我聞夫子之言而知欲爲仁人必先求爲智士其庶幾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此示君子以求道之方非贊君子也博約並重若串看而重約禮則同閩外註矣蓋知行並進是聖人教人一定之法隨博隨約亦非博盡而後約也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道也然道散於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者也道又歸于一致而禮則所以貫之者也若求道而不學文學之而不博則至一之規矩無由而出博學矣而不準乎規矩以約束其心身則操守無主而無以實有諸己安得不畔於道也故君子之為學也必先博學於文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詩書六藝之文一一去講究討論以求所為至當不易之禮及禮之既得也不敢知之而遂已又必身體力行動以禮法約束其身心而必不敢越乎規矩之外隨學隨約學以開約之端約以要博之歸知行交進文禮相濟則博不至於濫泛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即未能與道為一亦可以弗背畔於道矣世之求道者可不以是法勉之哉

〇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

此見子路守經夫子行權總是不失其正意。聖人所爲無不當理可以經而經可以權而權權而合禮何妨於權而況聖人心存於正一私不存人自邪而心自無者乎如子之見南子是已南子雖有淫行似不可見然而旣承衛君之命又有見小君之禮則何不可見隔簾而拜彼此相敬而不相褻也而子路以爲見此淫人辱我夫子矣故不悅夫子之見此亦子路之直義處其守正之心能確乎不拔而特非所以律我夫子也氣剛見拘之人微言不悟溫言亦未回故夫子甚言之而有似於矢之者然曰予之不說疑我之見有所否也夫人行事其合理與否人卽可欺天不可欺予之不敢背天也久矣使予今日所行有不依於理者無論吾心有愧於天卽天鑒之亦必將厭棄我焉亦必將厭棄吾焉天不厭予則由亦可以無疑於我矣子路聞此言能不惕然淡思悚然警醒乎可見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

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而苟未能爲聖人則寧守子路之見可也

此慨人之離道也中庸就用上說隨事隨物而具而實則天命之而人所固有於心者故謂之德庸即在中上說主平常是日知易能意不易乃圈外程子說也至者言其至中至庸而無有一毫不中不庸者非至極至精至粹之謂鮮能即行事不合中庸以其心之鮮有其德也比中庸內雖多一爲德字亦非有工夫在內雖少一能字亦無大異皆有工夫在內但不可增出能字兩邊註中皆推本於世教衰是久字內義異看者亦非要看一民字惟爲民則無世教便氣拘習蔽矣若聖賢君子則未必然○子曰人所同得者爲德而德之太過者則可損不及者則可益皆非至者也若夫中庸之爲德也則本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民生日用之常至中至正易知易能人欲稍損之而不得稍益之而亦不得豈非至焉者乎既爲民生所同得則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用事物之間自當知而行之以有此德矣乃往往爲氣所拘爲習所蔽非好奇而太過即苟安而不及竟鮮有此德者蓋自世教旣衰以來至於今固已久矣自有而自失之日用不離而久失之豈不深可慨哉

此章見爲仁不必遠求意首節斥其求之遠後兩節則示之以近處也仁者節不過推原仁道之本近以起下節只重能近取譬句求之事功而不求之心體則施仁無本何能及遠況從心上用功則隨地可行仁原不必求之遠也濟衆比博施進一步一自吾施澤言一自人被澤言仁乎乎字有疑其未足盡仁意聖乎何不斷正見聖人亦難能非決言其能也夫仁者者字卽指仁不指人但明仁之心體本來如是卽見近而可爲意只要不爲私欲間隔所以要取譬立達不必分貼教養養固成立教亦所以成立之也教之固使心無鬱滯養之亦使心無鬱滯也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如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而字轉下俱就心上說未及事功不必補出知明處當意至取譬方見之事耳○仁道雖難爲而求之自有其方子貢有志求仁而未知其方故問曰吾思仁道至大求仁者非窮極其量不足以盡仁如有人焉不爲戔戔之小德而吾之施澤於人者極其博人之受濟於吾者極其衆億兆咸周四海洋溢此其德爲何如之德其可謂之仁矣乎子曰仁者心無窮而量有限若必如博施濟衆則何止爲仁人之事必也受命而興之聖人乘權御衆庶可幾之然而亦未易能也即聖如堯舜其仁如天矣而四海九州之大安必無一夫之不獲故其心猶歉然不足而有病也非堯舜之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博衆耳然則求仁於博施濟衆固遠而不可爲矣夫不有其近者在乎近何在亦在已之心而已夫仁之爲道事功其後焉者也而本體之周流其本也如己心欲能自樹立而無即於阽危即思樹立他人而亦

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如吾之無即於阽危己心欲自通達而無論於鬱塞即思通達他人而亦如吾之無論於鬱塞大道爲公萬物一體人之本心原自如此豈非庉然一仁乎是仁固甚近也但人於日用施受之間不免爲私欲所累便失其本心但見己而不見人耳此無他不能取譬之故也求仁者但能於每事之來即近在己心取而譬之於人將心比心便見人心無異於吾因而推吾欲立達之心以及於人使人亦得遂其欲立達之心譬之一人即有以立達一人譬之人人即有以立達人人如此則私欲漸去天理漸合久之自所施皆純合乎理而無欲矣豈不可爲求仁之方法乎此則約而易操不必博施濟衆而博施濟衆亦可由此而推矣仁之近而可求如此子何以遠求爲哉子貢聞此自必恍然於仁之爲仁而自失其誤矣

論語卷三終



